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墨池編卷五

詳校官中書_臣王鵬

檢討_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中書_臣朱鈐

校對官助教_臣蔡鎮

謄錄貢生_臣王諤

欽定四庫全書

墨池編卷五

宋 朱長文 撰

寶藏二

唐張彥遠釋二王記札

晉蘭亭叙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脩楔事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脩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

暢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
俯察品類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
樂也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
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
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已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將至
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俛仰
之間以為陳迹猶不能不以之興懷況脩短隨化終期
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每攬昔人興感之

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固知一
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後之視今亦由今之視昔
悲夫故列叙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
致一也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

蘭亭詞翰妙絕右
軍政行卓越尚不

能無譏於世以天朗氣清句而沒全文於蕭統以遊
觀仿邵政而掩大節於一生按文思美者未嘗不密
嗟恨惜也吾師衡山公撰重脩蘭亭記表著心志因
錄於後○記曰紹興郡西南二十五里蘭渚之上蘭
亭在焉郡守吳江沈侯者省方出郊得其故址於荒
墟榛莽中顧而嘆曰是晉王右軍脩楔之地也今楔
帖傳天下人知重之而勝蹟蕪廢行路嗟惜守土者
不當致意耶既三年道融物數集事攸理乃訪求故

寶稽遺起廢時其贏趾以次修舉而蘭亭嗣葺焉亭
所任已非故處壞且不存而所謂清流激湍亦已湮
塞於是剪茅決滄海尋其源而通之行其流於故址左
右紆回映帶彷彿其舊而甃以文石視舊加飾闢其
中為亭像棟曄輝與欄楯堅完墨沼鸞池志還舊觀經
始於嘉靖戊申十月成於己酉三月不亟其工也侯
於是集僚友賓客而落之以書抵余俾記其成余惟
右軍始去護軍而為會稽也其歲月不可考而開舍
賑饑上疏爭災會賦役與執政書極陳郡中散事其
於為郡盡心焉爾矣蘭亭之會殆政成之暇歟昔人
謂信乎故人和人和故政多暇余於右軍蘭亭之遊
有以知當時郡人之和已至其兩諫殷浩北伐而策
其必敗告會稽王領根立勢業而後可以有謀不然
社稷之憂可立而待當時君臣漫不知省而卒皆蹈
之晉之為國迄以不競迹其所為非空言無實者使
其得志行其所學其功烈施置當不在茂宏安石之

下時不能用而斂其所為優游於山林泉石之間至
於卒望自絕嗚呼豈其本心哉且其所謂虛談廢務
浮文妨要斯言也實切當時之弊而以一死生齊彭
殤為妄誕於斯文重致慨焉其志有可見已夫自永
和抵今千數百年國有興廢人有代謝而蘭亭之名
迄配斯文以傳其事又有出於泉石遊觀之外者君
子於此益有所識矣夫遊觀雖非為郡之急而考德
尚賢亦有政者所不可廢矧蘭亭諸賢皆天下選文
物雍容極一時之盛委蛇張弛古訓攸存文章翰墨
所未論也然而文翰之美自茲以還亦未見的然有
以過之者則夫所以掩其心志而失其實者有以哉
史稱其清真任率鈞弋自娛亦言其跡云耳故余於
沈侯之請特著其心之所存出於晉諸賢之上如此
然則沈侯斯亭之復也豈獨遊觀為哉是役也侯首
捐俸入以倡而一時察案若通守蕭君士奇節推王
君慎微咸有所助貳守俞君汝成後至復相厥功於

法皆得書因附著之候名啓字子由
是歲十月既望長洲文徵明著並書

十七帖即貞觀中館本也長一丈二尺計百有七行九
百四十三字此古今極著名帖也太宗皇帝購求二王
書右軍書得三千紙率以一丈二尺為卷取其書蹟及
言語以類相從綴成卷用貞觀二字為二小印印之褚
河南監裴背率多紫檀軸首白檀身紫羅標織成帶後
元宗皇帝亦用開元二字為二小印印之跋尾列當時
大臣等名十七帖者以卷首有十七日字故目之後人

以二王書亦取帖內句語稍異者標為帖目大約取帖內三兩字或帖首三兩字而已

十七日先書郝司馬未去即日得足下為慰先書以莫示復數字

吾前柬粗足作佳觀吾為逸民之懷久矣足下何以示復及此似夢中語耶無緣言面為歡書何能悉瞻近無緣省者但有悲歎

足下大小悉平安也云卿當來居此喜慰不可言想必

果言者有期耳亦度卿當不居京此旣避又節氣佳是以欣卿來也此信旨還具示問

龍保等平安也謝之甚慰見卿舅可耳至為夢隔也今往絲布單衣財一端示致意

足下今年政

漢書政字用正

七十邪知體氣常佳此大慶也想

復懃加頤養吾年垂耳順推之人理得爾以為厚幸但

恐前路轉欲逼耳以爾要欲一遊目汶領

即嶺字

非復常

言足下但當保護以俟此期勿謂虛言得果此緣一殺

奇事也

省別具足下小大問為慰多分張念足下懸情武昌諸子亦多遠宦足下兼懷並數問否老婦頃疾篤求命然憂慮餘粗平安知足下情至知足下行至悞會違離不

可居叔當西邪慰知問

知足下情至起東書堂帖別為一段

計與足下別廿六年於今雖時書問不解濶懷省足下先後二書但增歎慨頃積雪凝寒五十年中所無想頃如常翼來夏秋間或復得足下問耳比者悠悠如何可

言

吾服食久猶為劣之大都比之年時為復可足下保
愛為上臨書但有惆悵

去夏得足下致印竹杖皆至此古人多有尊老者皆即
分布令知足下遠惠之至

旦夕都邑動靜清和想足下使還具時州將桓公告慰
情企足下數使命也謝無奕外任數書問無他仁祖日
徃言尋悲酸如何可言

諸從並數有問粗平安唯脩載在遠音問不數懸情司
州疾篤不果西公私可恨足下所云皆盡事勢吾無間
然諸問想足下別具不復一一

胡毋氏從妹平安故在永興居去此七十也吾在間諸
理極差頃以復匆匆來云云與其婢問來信不得也

得足下旃罽胡桃藥二種知足下至戎鹽乃要也是服
食所須知足下謂須食服方回近之未許吾此志知我
者希此有成言無緣見卿以當一啖

省足下別疏具彼土山川諸奇揚雄蜀都左太沖三都
殊為不備悉彼故為多奇益令其遊目意足也可得果
常告卿求迎少人足耳至時示意遲此期真以日為歲
想足下鎮彼土未有動理耳要欲及卿在彼登汶嶺峨
眉而旋實不朽之盛事但言此心以馳於彼矣

知有漢時講堂在是漢何帝時立此知畫三皇五帝以
來備有畫又精妙甚可觀也彼有能畫者不欲因摹取
當可得不信具告

已上十七帖刻于汴梁自
精妙起廿三字繫闕文

按十七帖為書家上乘朱晦菴稱其不縛於法而從容於法度之中乃書中之聖黃長齋云右軍草書十七帖最為可師此書中龍也連者痛掃諸書專精此帖日夕臨摹盡悟結構之妙乃知一切諸體皆原於是此豐南禺公得力處也但石刻傳摹失真彌甚今書家貴論釋帖帖尾有大勅字及僧權二不完字者乃唐本最佳賀秘監臨本刻於澄心堂王著翻刻者是謂閣本覺拙而瘦獨汴梁刻本最為近古予昂臨本柔媚無骨為頑識破諸不足觀也

云譙周有孫高尚不出今為所在其人有以副此志不令人依依足下具示

嚴君平司馬相如揚子雲皆有後否

天鼠膏治耳聾有驗否有驗者乃是要藥

朱處仁今何所在往得其書信遂不取答今因足下答其書可令必達

往在都見諸葛顓曾具問蜀中事云成都城池門屋樓觀皆是秦時司馬錯所脩令人遠想慨然為爾不信一示為欲廣異聞

青李來禽櫻桃日給藤子皆囊盛為佳函封多不生足下所疏云此菓佳可為致子當種之此種彼胡桃皆生

也吾篤喜種菜今在田里惟以此為事故遠及足下致此子者大惠也

彼所須此藥草可示當致

虞安吉者昔與共事常念之今為殿中將軍前過云與足下中表不以年老甚欲與足下為下寮意其資可得小郡足下可思致之邪所念故遠及

吾有七兒一女皆同生婚娶以畢唯一小者尚未婚耳過此一婚便得至彼今內外孫有十六人足慰目前足

下情至委曲故具示

已上九段亦在十七帖內與前十五段共一帖

適太常司州領軍諸人廿五六書皆佳司州以為平復此慶慶可言餘親親皆佳大奴以還吳也

日月如馳嫂棄背再周去月穆松大祥奉瞻廓然永惟悲摧情如切割汝亦增慕省疏酸感

廿八日羲之白得昨告承飲動懸情想小爾耳還日不

具王羲之再拜

草書

奄至此禍情願不遂緬然永絕痛之深至情不能已况

汝豈可勝任奈何奈何無由叙哀悲酸

行書

旦極寒得示承夫人復小效不善得眠助反側想小爾
復進何藥念足下猶悚息卿可否吾昨暮復大吐小噉

物便爾旦來可耳知足下念王羲之頓首

真書
甚佳

六月十一日羲之報道護不救疾惻怛傷懷念弟聞問
悲傷不可勝奈何奈何曹妹累喪兒女不可為心如何

得廿三日書為慰人還不次王羲之報

行書

追尋傷悼但有痛心當奈何奈何得告慰之吾昨頗哀

感便欲不自勝舉但復服散行之益頓乏推理皆如足
下所誨然吾老矣餘願未盡唯在子輩耳一旦哭之垂
盡之年將無復理此當何益冀小却漸消散耳省卿書
但有毀塞足下念顧言散所豁多也王羲之頓首

行書

知比得丹陽書甚慰乖離之難當復可言尋答其書足
下反事復行便為索然良不可言此亦分耳遲面一一

行書

期小女四歲暴疾不救哀愍痛心奈何奈何吾衰老情

之所寄唯在此等奄失此女痛之纏心不能已已可復
如何臨紙情酸行書

謝范新婦得富春還諸道路安穩甚慰懸心比日涼即
至平安也上下集聚欣慶也華等佳否自新婦母子去
寂寞難言思子輩不可言行書

羲之死罪伏想朝廷清和稚恭遂進鎮東西齊舉想尅
定有期也羲之死罪死罪行書

適得書知足下問吾欲中治甚憤憤向宅上靜佳眠都

不知足下來一甚無意恨不整面王羲之

行書

知欲東先期共至謝欲處云何欲行想忘耳過此如命
差涼君可不今日實顧不遑面力知問王羲之

比奉對對兄以釋豈一汝不可言未知集聚日但有慨
歎各慎護前與嫂試求屏風遂不得答為也

行書

兄靈樞垂至永惟朋暮痛貫心膂痛當奈何計

行書

慈顏幽翳垂卅年而吾忽忽不知堪臨始終不發言哽

絕當復奈何吾頃至忽忽比加下

行書

伏想嫂安和自下悉佳松上下至乖隔十八年復得一
集且悲且慰何指喻嫂疾至篤憂懷甚深穆松難為情
地自慰猶小差然故忽忽冀得涼漸和耳

行書

此諸賢粗可時見省甚為簡濶遠須異多小患而吾疾
篤不得數為歎耳

行書

宰相安和殷生無恙時面見當宣兄懷

行書

噉豆鼠傷如佳今送能噉不

行書

秋中感懷異雨冷足下各可耳脾風遂欲成患甚憂之

力知問王羲之頓首

行書

又不能不痛熙孝然政爾復何於求之度政當求之內
事餘理不絕求之一條常有冀不信罔然前途願一一

誨之以悟其心

行書

疾不退潛損亦當日深豈可以常理待之此豈常憂不
審食復何如云肌色可可所堪轉勝復以此慰馳竦耳

行書

夫人遂善平康也足下各可不冀行復面王羲之頓首

行書

想小大悉佳蔡家賓至君情感益深唯當撥遣之耳知
足下散勢小差此慰無以為喻云氣力故爾復以胡怛
想散患得差餘當以漸消息耳

行書

吾頃無一日佳衰老之弊日至夏不得有所嗽而猶有

勞務甚劣

行書

昨得熙廿六日書云患氣懸情

行書

知足下連不快何爾耿耿善將適吾積羸困而下積日

不斷情慮尚深殊乏自力不能悉行

書

小佳更致問一一適脩載書平安

行書

羲之白奉告慰反側伏想比安和伯熊過見之悲酸大都可耳惟垂心羲之平平一日比具羲之白

羲之白送此鯉魚征與敬耶不在不乃邑邑不

行書

月半哀悼兼至奈何奈何得告承復下懸耿至匆匆願

不具王羲之再拜

行書

今遣鄉里人往口言也行成旅以從是月也景風司至

星火殷宵伯趙鳴而載陰爽鳩習而揚武時可以升高

遠望禮可以出宿餞行有詔具僚爰開祖

行書

廿二日羲之報近得書即日又得永興書甚慰想在道

可耳吾疾故爾沉滯憂悴解日面近不具羲之報

行書

四月二十三日羲之頓首昨書不悉君可不腫劇憂之

力遣不具

行書

羲之頓首濶別稍久眷與時長寒嚴足下何如想清豫耳披懷之暇復何致樂諸賢從就理當不疎吾之朽疾

日就羸頓加復風勞諸無意賴促膝未近東望慨然所冀日月易得還期非遠耳深敬宜音問在數遇信忽遽

萬不一陳

行書

卿與虞休意書有所問足下旨為致誠答令音意致來勿忘此意自決今以資嚴知小大疾患念勞心

四月五日義之報建安靈樞至慈蔭幽絕垂卅年永惟慕痛徹五內永酷奈何無由言昔臨紙摧哽義之報

行書

吾昨得一日一起腹中極調適無所為憂但顧情不可

言耳行
書

侍中書書徐侯遂危篤恐無復冀深令人反側

敬豫乃成委頓令人深憂行
書

適十五日問清和為慰復得南後問不想二度速王之

始興奴長就令人邑邑想無所至耳還具示問

不得臨川問懸心不可言子嵩之子來數有使冀因得

問問示之行
書

得袁二謝書具為慰袁生輒至都已還未此生至到之

懷吾所也

行書

想小大皆佳知賓猶爾耿耿想得夏節佳也念君勞心
賢姊大都轉差故有時嘔食不已至足言年衰疾久亦
非可倉卒大都轉差為慰以大近不復服散常將陟釐
也此藥為益如君告

行書

司州供給寥落去無期也不果者公私之望無理或復
是福得大等書慰心今因書也野數言疏平安定太宰

中郎

行書

近因得里人書想至知故面腫耿耿今差不吾比日食
意如差而髀中故不差以此為至患至不可勞力數字

令弟知問耳

行書

疾患差也念憂勞王羲之頓首

行書

想弟必有過理得整寫懷若此不果役期欲難冀臨書

多歎吾不復堪事比成此書便大頓

行書

廿日羲之頓首節日感歎深念君增傷灾雨君可也僕

可耳力數字王羲之頓首

行書

定聽他母子哀此遂不還可令未也

行書

適重熙書如此果爾乃甚可憂張平不立勢向河南者不知諸侯何以當之熙表故未出不說說荀侯疾患想當轉佳耳若熙自勉此一役當可言淺見實不見今時兵任可處理

行書

二謝在此近終日不同之此歎恨不得方回知幸知幸

後問令人怛怛

行書

七月一日羲之白忽然秋月但有感歎信反得去月七

日書知足下故羸疾問觸暑遠涉憂卿不可言吾故羸
乏力不具王羲之白

行書

得都下九日書見桓公當陽去月九日書久當至洛但
遲遲可憂耳蔡公遂委篤又加瘳下日數十行深可憂
慮得仁祖廿六日問疾更委篤深可憂當今人物眇然
而艱疾若此令人短氣

行書

謝光祿亦垂命可憂念二朝奄忽傷人懷今年彫落可

哀歎

行書

徂暑感懷深得書知足下故頓乏食差不耿耿吾故爾耳未果為結力不具王羲之

行書

月半念足下窮思深至不可居忍雨濕體氣各何如叅軍得針灸力不甚懸情當深寬割晴通省苦遺不具王

羲之白

行書

長素差不懸耿小大佳也得敬豫九日問故進退憂之深知念許君與足下意政同但今非致言地甚勅勅亦不知范生以居職未以卿示輒便及之吾尚不能惜小

節目但一開無解已又亦終無能為益適足為煩瀆足

下呼爾不行

書行

每念長風不可居忍昨得其書既毀頓又復壯溫深可
憂謝生多在山不復見且得書疾惡冷耿耿想數知問

雖得還不能數可歎

書行

初月二日羲之頓首忽然今年感兼傷痛切心奈何奈
何念君哀窮不已羲之皇恐

書行

足下時事少可數來至人相尋下官吏不東西未委若

為言叙乖足下不返重遣信往問願知心素

行書

吾惟足下叅朝少晚不審有何事情致使如然也王羲

之再拜

行書

前從洛至此未及就彼叅承願夫子勿悵悵矣當日緣

明府共飲遂闕問願足下莫見責羲之頓首

行書

十一月廿七日羲之報得十四十八日二書知問為慰

寒切比各佳不念憂勞久懸情吾食至少劣劣力因謝

司馬書不具羲之報

行書

十月七日羲之報前過足下所得其書想殊有勞弊然
叔兄子孫有數人足慰目前情至取答委曲故具示可
令必達以副此志且山川甚有形勢遠想慨然又出藥
精要有驗信次可致當大惠也從弟分別吾深憂慮卿
女輒軻想何可處差充喜言不多耳羲之

行書

皇象草章旨信送之勿三當付良信

行書

遠婦疾猶爾其餘可耳今取書付想具

行書

阮生何如此粗平安數絕問為慰

行書

羲之白君晚可不想比果力不具王羲之

行書

得遠嘉與書計今日必度喜遲可言足下至慰今有書

想足下有旨信別告具之

行書

云足下尚停數日半百餘里瞻望不得一見卿此何可

言足下疾苦晴便大熱恒中至不易可得過夏不甚憂

卿還具示問

行書

得告承長平未佳善得適適君如常也知有患者耿耿

念勞心食少勞甚頓還白不具王羲之再拜

行書

足下小大佳也諸侯苦憂勞非一如何復得都下近問
不吾得敬和廿三日書無他重熙徃定為善謝二侯省
飛白乃致佳造次尋之乃欲窮本無論小進也稱此將

青於藍

行書

九月十八日羲之頓首茂善晚生兒不育痛之惻心奈
何奈何轉寒足下可否不得問多日懸情吾故劣力不

具王羲之頓首

行草

太常故患脾炙俞體中可可耳僕射事已行以表讓未

知恕未復司州旨告懸竦鄱陽歲使應有書而未得

書行

向亦得萬書委曲備悉使人慨然見足下乃悉知叔虎

剋昨發月半略必至未見勞叅軍者

書行

熱日更甚得書知足下不堪之同此無賴早且乘涼行

欲往遲散也王羲之

書行

知賢室委頓何以使爾甚助耿耿念勞心知得廿四問
亦得叔虎廿二日書云新年乃得發安石昨必欲剋潘

家欲剋廿五日也足下以語張令未前所經由足下近

如似欲見今送

行書

七月六日羲之白多日不知問邑邑得二日書知足下

昨問耿耿今已佳也

行書

期已至遲還具足下問耳當力東論道家無緣省苦但

有悲慨不得東此月問

行書

信云舍子別送乃是北方物也何以欲此欲幾許致此

四紙飛白以為何似能學否

行書

月未必往遲見君無以為喻

行書

鄉里人擇藥有發簡而得此藥者足下豈識之不乃云服之令人仙不知誰能試者形色故小異莫與嘗見者

謝二侯

行書

昨見君歡後無喻然未善悉想宿昔可耳脅中云何一善消息值周轉勝也耿耿疾患小差與宏遠俱詣遲共

寫懷王羲之

行書

承足下還來已久別欲叅慰為染患不能得往問眷仰

情深豈此委具一兩日少可尋冀言展若因行李願存
故舊今遇賢弟還得數張紙勞動幸不恠耳謹此代申

不具

行書

雪候既不已寒甚盛冬平可苦患足下亦當不堪之轉

復知問王羲之

行書

知遠比當造次遲見此子真以日為歲足下得審問旨

令吾

行書

荀侯佳不未果就卿深企懷耳安好音信那可遇得歸

洛也計令解有懸休尋

行書

知君當有分住者念處窮毒而復分乖尚可居情想反

理斷當

行書

旦反想至所苦差不耿耿僕脚中不堪沉陰重痛不可

言不知何以治之憂深力不具王羲之頓首

深以自慰理有大斷其思豁之令盡足下勿乃憂之足

下殊當憂吾故具示問

行書

晚復毒熱想足下所苦並以佳猶耿耿吾至頓劣異涼

意散力知問王羲之頓首

行書

足下家極知無可將接為雨遂乃不復更諸弟兄問疾

深護之不具王羲之白

行書

僕近脩小園子殊佳致果雜藥深可致懷也儻因行往
希見比二處動靜故之常患馳情散騎癰轉利慶慰姊
故諸惡反側永嘉至奉集欣喜無喻餘可耳得華直疏
故爾諸惡不差懸憂順何似未復慶等近消息懸心君
並何為耶此猶未得盡集理行大尅遲此無喻龍保等

平安也謝之甚遲見之

行書

適阮兒書其氣散暴處危篤憂之怛怛

行書

知彼清嬰歲豐又所使有無鄉故是名處且山川形勢

乃爾何可以不遊日

行書

雨寒卿各佳不諸患無賴力書不一一羲之問

羲之死罪小大悉以來未唯不可懷未復諮誨問懸情

計賓命行應至遲卞公遠具承問妹極得散力以為至

慰期等故爾耳因緣不多白羲之死罪

行書

不審定何日當北遇信復白遲承後問

行書

伏想清和士人能佳適桓公十月不書為慰云所在荒
甚可憂殷生數問北事勢復云何想安西以至能數面
不或云頓厯陽爾耶無緣同為歎遲知問運民不可得
而要當得甚慮叛散

行書

頓為此足勞人意八日義之頓首多日不知君問得一
昨書知君安善為慰僕似小差而疲劇昨若耶觀望乃
苦輿上隱痛前後未有此也然一日一息勞復不極以

此為慰耳力不具

行書

鄉里人樂著縣戶今送其名可為領受君頃就轉佳不
僕自就便不佳今故不善差頃還少噉脯又時噉麪亦
不以為佳亦自勞弊散係轉久此亦難以求泰不去人
問而欲求方外此或速弊皆如君言

行書

便大熱足下晚可耳甚惠此熱力不具王羲之上

此書因周常侍想必至

行書

吾惟辦辦便知無復日也諸懷不可言知彼人已還吾

之猶有小小往來不欲來者其野近當往就之耳不大

思其方不見可久理而任之者悠然此可歎息

行書

得西問無他想彼人甚平安此粗佳玄度來數日為慰

行書

中郎女頗有所向不今時婚對自不可復得僕德意君

頗冷不大都此亦當在君耶發瘡比日疾患欲無賴未

面邑邑反不具王羲之

行書

得書知問腫不差乏氣忽忽面近羲之報

行書

足下各如常昨還殊頓口中痰悶干嘔轉亂食不可強

疾高難下治乃甚憂之力不具王羲之

行書

得書知足下問吾既不佳賢內妹未差延期

行書

須狼毒市求不可得足下或有者分三兩停須故示

行書

得書知問吾夜來腹痛不堪見卿甚恨想行復來脩齡

來經日今在上虞月末當去重熙旦便西與別否不可

不知安所在未審時意云何甚令人耿耿

行書

一昨得安西六月書無他無所知表亦復常言耳

澗轉久勞想豈舍知足下常得之卒未近緣如何足下

數令知問

行

十一月四日羲之白冬中感懷深始欲寒足下常疾何

如不得近問邑邑吾故苦心痛不得食經日甚為虛頓

力及不具王羲之白

行

周益州送此筇竹杖卿尊長或須令送

不得執手此恨何深足下各自愛數惠告臨書悵然

行

阮公故爾可憂時放恕大事今令速言何方守篤大灸

不得力而從事以至甚無計自必出唯須小佳鐵石今

出取救足下可復助旦令得通

行書

家月末當至上虞妹亦俱去

行書

此蒸濕難為人得示知足下故爾堪行想不成病耳吾

至無賴行尅王羲之頓首

行書

不得西問耿耿

行書

近令送此宅圖云可得卅畝爾者為佳可與水邱共行

視佳者決便當取問其賈

行書

謝生多在山下不復見且得書疾惡冷耿耿想數知問
雖得還不能數可歎不審比出日集聚不一爾緬然恐
東旋未期諸情罔飛白不能乃佳意乃篤好此書至難
或作復與卿行

書

羲之白昨故遣書當不相遇知君還喜慰足下時行想
今善除猶耿耿僕時行以十一日而不保如此日便成
委頓今日猶當小勝不知能轉佳不積不卿至劣劣力
還不具王羲之白

行書

不審復何以永日多少看未九日當採菊不至日欲其

行也但不知常晴不耳

書行

倫等還殊慰意增慨知足下疾患小佳當惠緣想必能

果達此善散非直思想而已也尋復有問足下以數示

由為諸力不具

書行

月半哀感奈何奈何念邑邑罔極之至不可居處比日

何似痺差不悒悒力知問王羲之頓首

書行

知彼乃爾切切汝乃獨坐但有憂邑懸遠不能得遣人

且吾無復久意果去當南視汝等也

行書

一昨得安西六日書無他無所本說故不復付送讓都共表亦復常言耳如見子書道嵩自必果今復與書督之足下勅令至并與遠書也

行書

奉黃甘二百不能佳想故得至耳船信不可得不知前

者至否

行書

奉橘三百枚霜未降不可多得

行書

橘子即云乃好可噉久得栗此院冬桃不能多得送觸

事何當不存往恒語然獨析

書行

裏鮮味佳今致君所須可示勿難當以語虞令

書行

惠野鴨一雙秋來未得始是嘗新遠能分遣但深佩感

耶謝謝

書行

數日雨冷腎氣疰腰復嗽動靜遇風緊陂湖泛漲船不
可渡勿訝謝光祿鵝在山下懸情可愛義之遣

荷華想已殘處此過四夏到彼亦淒而獨不見其盛時
是亦可訝豈亦有緣耶弊宇今歲植得千葉者數盆亦

便發花相繼不絕今已開廿餘枝矣頗有可觀恨不與
長者同賞相望雖不遠披對懇未可期伏紙可勝悵惆

耶

行書

大都夏冬自可足麥秋輒有違此亦人之常期等平安

在此羸小差知

行書

賢佳數見范生亦得玄近書為慰又得孔郝王書亦云
不能數何爾須江生可耳斷絕也尚未見傅女足下言

極是有懷甚佳

行書

節日縈牽少睡，蘄茶微炙，善佳。令姊差耶石首，鯊食之，消瓜成水。此魚腦中有石如碁子，野鴨亦有云。此魚所

化乾蝸，青黛主風，檣楸良。

行書

鷓鴣糞白去黥，黽癰鱗令人色態。此禽不卵，生口吐其

雛獨為異耳。

行書

鷹嘴爪灰入麝香煎酥酒，一盞服之，治痔瘻有驗。十七

日義之頓首。

行書

又巴焦小服豉酒，至佳。數用有驗，直以純酒漬豉，令汁

濃便飲多少任意行

書

得靈酒知足下同遠來得江僕射二書今示足下從卿

意為善行

書

石脾入水即乾出水便濕獨活有風不動無風自揺天

下物理豈可以意求唯上聖乃能窮理

書

此書因謝常侍信還今知問可令謝長史具消息數親

問淑穆賓並有問為慰姊安和妹故羸疾憂之樵心餘

不盡悉

書

卒喜慰氣滿無他活噉數合米來三日方愈

行書

知足下哀感不佳耿耿吾下勢腹痛小差須用女萎丸

得應甚速也

行書

羲之頓首二孫女夭殤悼痛切心豈意一旬之中二孫至此傷惋之甚不能已已可復如何羲之頓首

九月廿八日羲之頓首昨者書想至叅軍近有慰阮光祿信在耳許中郎家欲因書比去報知庾君遂不救疾摧切情不得自堪痛當奈何深當寬勉以不忘先心臨

紙但有酸惻義之頓首

行書

廿九日義之報月中哀摧傷切奈何奈何得昨示知弟
下不斷昨紫石散未佳卿先羸甚此好消息吾比日極
不快不得眠食殊頓勿令合陽冀佳力不一一義之報

行書

向遣書想夜至得書知足下問當遠行諸懷何可言一
十必早發想足下如何期也阮侯止於界上耳向書已
具不復一一義之白

行書

宿昔想足下安書吾猶不勝能佳二十必早往遲散義

之頓首

行書

司馬疾篤不果西憂之深公私無所成

行書

斷酒事終不見許然守之尚堅弟亦當思同患此邵斷

酒一年所省百餘萬斛米乃過於租此救民命當可勝

言近復重論想當有理卿可復論

行書

謝范六日書為慰恒公威勲當求之於古今人嘆息比

當集姚襄也

行書

足下各復何以恒灼灼故問羲之白

行書

知玄度在彼善悉也無白見之如何可言今與王會稽丘山陰書借人想故當有所得又語邱令臨葬必得耳

行書

知劉公差甚慰甚慰知前乃爾委頓追以怛然今轉平復也阮公退問不萬一轉差也

行書

足下似有董仲舒開閉陰陽法可敕令料付不兩憂之

深重珍謝二侯

行書

尊夫人不和想小爾今以佳念累息卿佳不吾故劣劣

乃知問王羲之敬問

行書

日五期結及以大先師之言皆著惟此言之無驗如此

事君當欲知故及宜停宅

行書

先生適書亦小小否不能佳大都可耳

行書

三月十六日羲之白一昨省不悉雨快君可不萬石轉
差也次得力否不得後問懸悵不知懷君云當有旨信
遲望其至僕劣劣故遣不具還具示王羲之

取卿女知耳為長史休種知何似耿耿

行書

適欲遣書云得示知足下得涼以為佳甚慰知多疾患
念勞心吾故不欲食幾以為事恐不可久邑邑思面行

故果之王羲之

行書

此郡之弊不謂頓至於此諸逋滯非復一條獨坐不知
何以為治自非常才所濟吾無故舍逸而就勞歎恨無
所復及耳夏人事請託亦所未忽小都冀得小差須日

當何理

行書

七月十六日義之報凶禍累仍周嫂棄背大賢不救哀
痛冀傷切割心情奈何奈何遣書感塞義之報

十五日義之報近甚倉卒得十三日書知卿佳慰之乃
及陽生書不一一義之報

行書

兄弟上下遠至此慰不可言嫂不和憂懷深期等殊乏

勿勿焦心

行書

居服前賢弟逝沒一旦奄至痛傷當復奈何臨紙咽塞

義之頓首

行書

十二月一日羲之白昨得還書知極不佳疾人甚憂耿
耿消息比佳耳吾至乏劣為爾日日力不一想明日可

謝諸子羲之白

行書

十四日羲之白近反不悉足下佳否不得近問吾殊不

佳頓劣故不一一羲之白

行書

桓公江州還臺選每事勝也不可當在誰耳

州民王羲之死罪賢弟逝沒甚痛奈何留牋不備羲之

頓首

行書

吾尋省卿文集雖不能悉周徧尋翫以為佳者名固不
虛序述高士所傳少有異同見卿一一問應止楊王孫
前以共及意同可試述序之耶暇日無為想不忘之

行書

羲之頓首得貺知意至諸君皆困乏常想無之何緣作
此煩損令付還羲之頓首

行書

君須以何永日憶去冬不可得如何

行書

初月一日羲之白忽然改年新故之際致歎至深君亦
同懷近過得告故云腹痛懸情災雨比復何似氣力能

勝不僕為爾力不一一義之白

行書

樂湯諸人佳也令知問朱博士何時當返君可致意令

速還也想無稽留

行書

源書已發吾欲路次見之

十二月廿四日羲之報歲盡感歎得十二日書為慰大

寒比可否吾故羸乏力不一一義之報

行書

前知足下欲居此常喜慰知定不果悵恨未知見卿期

當數音問也

行書

初月十二日義之累書至也得去月廿六日書為慰比
可否僕下連連不斷無所一欲取輒不化消諸弊甚不
知何以救之罔極然及力不一一義之白

行書

義之死罪復蒙殊遇求之本心公私愧歎無言以喻去
年十一月發都達達朝廷親屬乖離情懸兼至良不可
言且轉達非徒無諮覲之由音問轉復難通情慨深矣
故肯遣承問還願具告義之死罪

行書

羣從彫落將盡餘年幾何而禍痛至此舉目摧喪不能

自喻耳和方左右時務公私所賴一旦長逝想已痛惜
豈唯骨肉之情言及摧惋永往奈何表妹委篤示致問

行書

十九日羲之頓首二旬頓增感切奈何奈何得十二日

書知佳為慰僕左邊大劇且食少至虛乏力不一一羲

之頓首

行書

十月十五日羲之頓首月半哀傷切心奈何奈何不可
居忍得十三日書知問此何以恒耿耿吾至匆匆小佳

更致問義之頓首

行書

初月一日義之報忽然改年感恩兼傷不能自勝奈何奈何冀更寒諸疾此復何似不得問多日懸心不可言

吾猶小差甚尚劣力遣不知義之報

行書

廿七日告姜汝母子佳否力不一一耶告

行書

月十一日義之敬問但得知佳為慰吾疾轉差力不一

一義之敬問

行書

十一月十八日義之頓首從弟子友沒孫女不育哀痛

兼傷不能自勝奈何奈何義之頓首

行書

初月二日義之頓首忽然比年感遠兼傷情痛切心奈何奈何念君哀獨奄經新故仰慕崩絕豈可堪忍比各何似相憂不忘常諗消息以全勉為大僕衰老殆是日不如日日力知問義之頓首

行書

得書知足下問吾骯髒痛俛仰欲不得此何理耶顧輒去相見無盡治宜足下得益使之不疑也但月又陰沉恐不可針不知將何以救目前甚憂悴義之白

行書

明日或就圍棋色散今雨寒未可以治謝江表付還

行書

山下多日不得復意問一昨晚還未得遣書告知中冷

不鮮更壯濕甚耿耿復何藥耶僕比日差勝尋知問羲

之頓首

行書

羲之頓首向又慘慘自舉哀乏氣勿勿知便當西旦不

相知來想能更言問力遣不次羲之頓首

行書

念足下窮思兼至不可居處雨氣無已卿復何似耿耿

善將息吾故劣力知問羲之白

行書

去冬遣使想久至乖離忽四年言之歎慨豈言所喻悠
悠數千卒當何期汝等將慎為上知復何云

數有想常達還此不快鄙人得夏常爾公為爾差念足
下小大佳憂卿可耳想同數得問官奴婦產復委篤憂
之深餘粗可耳知足下念差免憂不具

延其官奴小女並疾不救痛愍貫心吾以西夕情願所
鍾惟在此等豈圖十日之中二孫天命惋傷之甚未能

喻心可復如何

行書

官奴小女玉潤病來十餘日了不令民知昨來忽發痼至今轉篤又苦頭癰頭癰以潰尚不足憂痼病少有差者憂之惟心良不可言頃者艱疾未之有良由民為家長不能尅已勲脩訓化上下多犯科誡以至於此民惟歸誠待罪而已此非復常言常辭想官奴辭以具不復多白上負道德下愧先生夫復何言

九月三日羲之報敬倫遣諸人去晦祥禪情以酸割念卿傷切諸人豈可堪處奈何奈何及書不一一羲之報

行書

因緣示致問非書能悉想君行有音信

行書

伯熊上下安和為慰可令知問叔夷子前恨不見可令

熊知消息

行書

延其官奴小女並得暴疾遂至不救慙痛貫心奈何奈

何吾以西夕至情所寄唯在此等以榮慰餘年何憶旬

日之中二孫天命旦夕左右事在心目痛之纏心無復

一至於此可復如何臨紙咽塞

此帖有二語小異

想官舍無恙吾必果二十日後乃往遲喜散恙比爾自

相聞也

行書

臣義之言伏惟陛下天縱聖哲德齊二儀應期承運踐登大祚普天率土莫不同慶臣抗怒是疾遐外不獲隨例瞻望宸極屏營一隅臣義之言

行書

臣義之言

右表皇太后一行

劉氏平安也梅妹可得表妹腰痛冀當小爾耳汝母故

苦以不安食疾久憂漬當思平理也但神意不同前今
付北方脯二簋吳興鮓二器蒜條四千二百

司馬雖篤疾久頃轉平除無他感動奄忽長逝痛毒之
甚驚惋摧慟痛切五內當復奈何省書感哽

行書

九月廿五日羲之頓首便涉冬日時速感歎兼哀傷切
不能自勝奈何奈何得十月末時書為慰始欲寒足下
常疾比何似每耿耿吾故不平復憂悴力困書不一一

羲之頓首

行書

六月廿七日義之報周嫂棄背再周忌日大服終此晦
感摧傷悼兼情切劇不能自勝奈何奈何穆松垂祥除
不可居處言以酸切及領軍信書不次義之報

行書

義之頓首亡嫂居長情有所鍾始獲奉集冀遂至誠展
其情願何圖至此未盈數旬奄見背棄情至乖喪莫此
之甚追尋酷恨悲惋深至痛切心肝奈何奈何義之頓

首

行書

兄子恭毒備嬰不可忍見發言痛心奈何奈何王義之

頓首

行書

六日告姜復雨始晴快情汝母子平安力諸不一一耶

告

行書

前使還有書哀猥不能叙懷尋痛兼哀苦割當復奈何
省弟累紙哀毒之極但報書難為心懷况卿處之何可
具忍有始有卒自古而然雖當時不能無情痛理有大
斷豈可以之致弊何由寫心絕筆猥咽不知何言也

行書

十二月六日羲之報一昨因暨主簿不悉昨得去月十

五日廿三日書為慰雨晝夜無懈夜來復雪弟各可也
此日中冷患之始小佳力及不一一義之報

羲之死罪前得雲子諸人書並毀頓胡之性分析難為

心常有分西者否羲之死罪

行書

七月五日羲之頓首昨便斷草葬送期近痛傷情深奈
何奈何得去月廿八日告具問慰懷力還不次王羲之

頓首

行書

廿三日發至長安云渭南患無他然云符兵健衆尚七

萬苟及最近雖衆由匹夫耳即今尅此一段不知歲終

云何守之想勝守弘之自當有方耳

行書

隔既久諸懷甚不可言且今多慘戚君果似前暫得一
散懷知以多疾不果乃當秋事省告同此歎恨如何可
言葬事不可倉卒當在九月初過此故欲一與吳興集
冀無不剋耳然事來萬端不知遂人意否非書能悉君
數告以慰之耳

行書

六月十六日羲之頓首秋節垂至痛悼傷惻兼情切割

奈何奈何此雨過得十日告知君如常吳興轉勝甚慰
想得此涼日佳患散乃委煩耿耿且以佳興消息僕故
是常耳劣劣解日力不次王羲之頓首

歌章輒付卿或有寫書人者可寫一道與吾也付十一
版書王散騎筆篤患餘不一

行書

羲之死罪去冬在東鄮因還使白牋伏想至自頃公私
無信便故不復承動靜至於詠德之深無日不墜省告
可謂眷顧之至尋翫三四但有悲慨民年以西夕而衰

疾日甚自恐無暫展語平生理也以此忘情將無其人

何以復言唯願珍重為國為家時垂告慰絕筆情塞義

之死罪

行書

桓公不得叙情不可居處雲子諸人何似耿耿能數省

不行

書

吾何當還汝尚小愁思兼至不可居處多疾足下前許

歲末今暫還想必可爾故復白

行書

吾去日盡欲留女過吾自當送之想可垂許一出未知

還期是以白意夫人涉道康和足下小大皆佳慶十五日必濟江故二日知問須信還知定當近道迎足下也

可令時還遲面以日為歲義之白

行書

六日昨書信未得去時尋復逼或謂不可以不恭命遂不獲已處世之道盡矣何所復言義之頓首

行書

丹陽旦送吾體氣極佳共在鄉故處增思詠若可得爾要當須吾自南但增感塞義之白

行書

十四日諸問如昨云西有伐蜀意後是大事速送抱來

遂當發詔催吾帝王之命是何等事而辱在草澤憂歎

之懷當復何言見足下一一義之白

行書

敬親今在剡其後復

闕

不可言義之頓首

行書

近遣

闕

此雨極佳不得懸心吾乏劣力數字義

之頓首

行書

七月十三日告鄱陽兄弟大降制終去悔悼甚永絕悲

傷動懷切割心情奈何義之頓首

行書

上下安也和緒過見之欣然義之白

行書

江生亦連病今已差

行書

知阮生轉佳甚慰甚慰會稽近患下始差諸謝粗佳足下差否甚耿耿喉中不復燥耳故知問具示王羲之白

行書

王羲之白冷過足下夜得眠不祇差也復何治甚耿耿長史復何似故問具示王羲之白

行書

五月十四日羲之白近反至也得七日書知足下故爾耿耿善將息吾腫得此霖雨轉遽憂深力不一一羲之

白

行書

羊叅運還朝論長見敦恕其為慶慰無物以喻今又告
成先靈以文示足下感懷慟心又以表書示卿政當亦

否

行書

痛念玄度立如志而更速禍可惋可痛者省君書亦增

酸

行書

服食故不可乃將冷藥僕即復是中之者傷胃中一冷
不可知何是以要春秋輒夫起多腹中不調適君宜深

以為意省君書亦比得之物養之妙豈復容言直無其
人耳許君見驗何煩多去

行書

送彭祖何目過江想安穩耳失此諸賢至不可言足下

分離如何可言

行書

書來云得諸為慰知汝姨欲西情事誠難處然今時諸

不易得東安書甚不欲令汝姨出懇至想自思之

行書

上下可耳產行往當迎慶思之不可言

行書

適都使還諸書具一一須而具懷得征西近書委悉為

慰不得安西許有問不知何久長風書平安今知殷侯
不久留之甚善甚善舍內佳不中書何似家中疾篤恒
救旦夕比知覺有省書

行書

想至義興何似懸情慕容遂來據鄴可深憂官復遣軍

可以示義興中書

行書

昨得殷侯荅書今寫示君承無怒意既爾意謂速思順
從或有恕理大小宜盤桓或至嫌也想深思復征許也

行書

八月廿四日羲之頓首竟增哀感奈何奈何雨足足下可耳不得問日懸心吾故劣劣王羲之頓首

此雨定可耳故當收佳云彼甚快大事吳義興甚是蕩

然可歎

行書

得都近問清和為慰云劉生近欲舉君為山陰以中軍當為最君期於未獲供養處相為慨然仕宦殆是想也君學書有意今想與草書一卷小大佳不得司馬問懸情適安以中軍出鎮有避賢意乃云行得言面不知

公私此理卒當之邪甚憂根本無集之者想今與君書
一一見此當何言但恐今歸必首問所出復有將來之
弊耳此願畫珍御理

行書

敬豫諸人近來停數日悉佳安石已南遷諸多兄弟此
改殊命蕭索聞君以復入相府何時當應命未得坐處
亦當愁罔思得為隣豈常情恐君方處務此命難期如
之何不一一小佳復意問

行書

源遂差不云尚未恭命終如之何聞真長知吳興想必

如意南道差否

行書

君大小佳否松廬善斷也僕信還奉州將去月十二日
告甚慰如曹失護語此君甚康壯常是肥渴耳實尋還
遲之不可言二妹差佳慰問心期中冷頃時行可畏愁
人不得司馬近問懸情近所送書即至也君信明早令
得後得鄙書未至即想東不久耳

行書

想清和士人皆佳彭祖諸人得足下慰旦夕也此諸賢
平安每面粗有歎慨追恨近日不得善散無已已度足

下還期不久耳比者數令知問

行書

本懷足下可謂禮之今以書寄卿想必至且救命不暇
此事於今為奢遠耳是事本心所欲論事令付

羲之死罪累書至雨快想必安和遲復承問下官劣劣

日前可力不具王羲之死罪

行書

聞令弟食後來想必如期果之小晚恐不展也故復告

示羲之報

行書

吾復五六日至東縣還復致問想官舍佳見護軍近書

甚慰仁祖轉加然疾根不除尚令人憂復得問未復反
書甚慰八月共至窟山看甘橘思君宜深想鐵已還旦
夕展也故復旨示義之報

行書

六月十九日羲之白使還得八日書知不佳爾何耿耿
僕日疲而得此熱忽忽解白耳力遣不具王羲之白

行書

貴奴差否想不成大病傷寒可畏令人憂當盡消息也
蚶二斛蠓二斛前示噉蚶得味今止送此想噉之故以
為佳比來食日幾許得味不具示所欲示之

行政五十日不復得問懸情皆佳也如何貽云得潁陽

書平安慰意不得吳諸人問懸遲之也

行書

古人御世者乃志小天下今封域區一方任耳而但憂不治為時耻之今卿重熙之徒必得申其道更自行有

餘力也

行書

甲夜羲之頓首向遂大著乃不意與足下別時及至道家乃解尋憶乖離其為歎悵言何能喻聚散人理之常亦復何云唯願足下保愛為上以俟後期故音遣此信

取足下過江問臨紙情塞王羲之頓首

行書

前得君書即有及想至也謂君前書是戲言耳亦或謂君當是舉不失親在安石耳省君今示頗知女向老僕之懷謂君禮之方復致斯言愧誠心之不著若僕世懷不盡前者自當端坐觀時直方其道或將為世大明耶政有救其弊筭之熟悉不因效放恕之會得其於奉身而退良有已良有已此共得之心不待多言又餘年幾何而近者相尋此最所懷之重者察頃勞服食之資如

有萬一方欲思盡顧養過此以往未知敢聞言止於今

也

行書

得司州十六日書知疾患憂之至深奈何奈何想桓公
數便亦知謝生大得清和至慰明發當至吳興遲見之
也羲之白

行書

鄙疾進退憂之甚深使自表求解職時以許乃當是公
私大計然此舉不深又不宜是之於始二三無所成可
以示從女甚劣欲知消息

行書

十一月四日右將軍會稽內史瑯邪王羲之敢致書司
空高平郗公足下上祖舒散騎常侍撫軍將軍會稽內
史鎮軍儀同三司夫人右將軍劉氏女誕晏之允之允
之建威將軍唐令會稽都尉義興太守南中郎將江州
刺史衛將軍夫人散騎常侍荀文若女誕希之仲之及
尊叔廐平南將軍荊州刺史侍中驃騎將軍武陵康侯
夫人雍州刺史濟陰郗說女誕頤之胡之耆之美之胡
之侍中丹陽尹西中郎將司州刺史妻常侍讓國夏侯

女誕茂之承之羲之妻太宰高平郗鑒女誕玄之凝之
肅之徽之操之獻之肅之授中書郎驃騎諮議太子左
率不就徽之黃門郎獻之少有清譽善隸書咄咄逼人
仰與公宿舊通家光陰相接承公賢女淑質真亮確懿
純美敢欲使子敬為門閭之眉故具書祖宗職諱可否
之言進退唯命羲之再拜

此是郗家論嫁
書書跡似夫人

羲之白乖違積年每懷辛苦痛切心肝惟同此情當何
居處羲之脚不踐地十五年無由奉展比之歡迎不審

能垂降否豫唯哽故先承問義之再拜

五月二十七日州民王羲之死罪死罪此夏復便半時
違離衆情兼至唯增傷悼頃水雨未之有不審尊體何
如得疾除也不承近問馳企民自服橡屑下斷體氣便
自差強此物益人斷下去陟釐劫樊遠也以為良方出
何是真闕之謂謹及因青州白牋不備義之死罪死罪

行書

十二月廿二日羲之白節近感歎情深得去月廿三日

書知君故苦日耿耿惟善護之為慰僕得大寒疾不堪

甚力還不具王羲之白

行書

十四日昨數信未即取遣適得孔彭祖書得其弟都下

七日書說雲子暴霍亂亡人理乃當可耳惋惋桓公周

生之痛豈不懸心羲之頓首

行書

羲之頓首白雨無已小兒猶小差力不一一王羲之頓

首

行書

君清瘦雖篤疾謂必得治力豈圖函問奄至痛惋情深

半年之中禍毒至此尋念相催不能已已況弟情何可
任此等荼毒備盡何可忍視言之酸心奈何奈何可懷
君情此公立德由來而嬰斯疾每以惋慨常冀積善之
慶當後潛佑契同昔人尋憶事緬然永絕哀宛深至未
能喻心省足下書情不能已可復奈何絕筆流涕足下
各可爾復雨可厭若吾所噉日去不復辭此意想足下
明必顧之遲散義之頓首

書行

羲之白一日殊不叙潤懷得書知足下咳劇甚耿耿護

之冀以散力不一一義之白

行書

知德考故平平想當轉得散力每耿耿不忘懷足下小

大佳否義之頓首

行書

忽然夏中感懷冷冷不適足下復何以耿耿吾故不佳
得遠近問不虞生何當來遲一集昨見無爽十九日書
二十六日西也云仁祖服藥石服一齊不覺佳酷羸至
可憂力知問王義之白

書成得十一日疏甚慰三舍動靜馳情先書已具不得

一一義之頓首

行書

知汝表出便去不得見汝此何可言想秋必還恐此書

不復及汝不一一義之頓首

行書

適書至也此人須當今白想足下可為停之故示義之

頓首

行書

六月三日義之白但暑此歲已半感慨彌深得廿七日

書知足下安頓耿耿愁增患耶善消息吾志匆匆常恐

一夏不可過力不一一王羲之白

行書

賊以還不知遇官軍云何可深憂之欲依上虞初到別
上令敕聽之縣事不同直不相連耳且奉祠感思悲慟
得書知問吾之劣力不一一王羲之問

行書

足下晚各復何以恒灼灼吾恒之欲不復堪事內然力

不一一王羲之頓首

行書

累書想至君比各可不僕近下數日勿勿腫劇數爾進
退憂之轉深亦不知當復何治下由食穀也自食穀少
有肌肉氣力不勝更生餘患去月盡來停穀噉麵復平

平耳

行書

玄度先乃可耳嘗謂有理因祠祀多感其便民至此今致之生而速之死每尋痛惋不能已已省君書徒增酸悲大分自不可移時至不可以智力救耳羲之白

行書

君昨示欲見穆生叙讚今欲默語興廢之格粗當書爾否玄度好佳君謂何似羲之頓首

行書

知道長不得散力疾重而汝進退甚令人憂念遲信還

知問羲之頓首

行書

六月十九日羲之白使還得八日書知不佳何爾耿耿

僕日疲而得此熱忽忽解白爾力遣不具王羲之白

書行

江生佳須大活以始見之此人事蕭索可歎汝宜速下

不可稽留計日遲望今日亦語劉長史令速羲之白

書行

姊適復告安和郝政病篤無復他治為消息耳憂之深
今移至田舍就道家也事畢吾當遣信視淑還

母子平安為慰至恨不得暫見故未得下船道夷書云
已得一宅想今安穩耳不能解此移趨知部兒不快情

不容已憂心耿耿義之白

行書

七日告期痛念玄度不能不懸心也汝臨哭悲慟何可
言之情極咽塞市器俱不合用昨旦來又惋念玄度體
中便不堪甚今告汝當須過殯還有悲惻義之白

行書

去冬臨改安事近便欲決去而何其不許事聞似有小
寇今未使得果然故有移南墓意尚未可倉卒復信更

期汝信也義之頓首

行書

會稽亦復與選官論卿否吾誠敕敕於論事然於弟尚

不惜小謂選官前意已佳可不復煩重卿更思之必謂

宜論者必有違耳義之頓首

行書

適得萬古去月五日書為慰尋得彭祖送萬九日霜板

再破賊有所獲想足摧寇越逸之勢耳許司農書來慰

吾奈無人便未能得達故向餘杭間也義之頓首

行書

賊勢方軌但守之足尚令智者勞心復此回書恒懷湯

大處世不易豈惟公道也諸人十二日書云慕容乃抄

梁得數日方下疾疫非常及至京極勞傷甚憂深想君

勤勤又復委篤恐無與諸人書也憂之怛怛劣力不一

義之白

行書

知郡荒周旋五百里所在皆爾可歎江東自有大頓勢

不知何方以救其弊民事自欲歎復為意卿示聊及數

字劣力不一義之白

行書

昨得桓公問疾書轉加懸念胡云征事未有日佳也比

日逼熱不知卒云何爾耿耿故示力不一義之頓首

行書

妹不快心憂勞餘平安未得問玄度急腫至可憂慮得

昨書小差然疾候自恐難耶義之報

行書

安石書俱佳還七日增想投命積日不復知問弟佳寧

善然復憂之不去懷吾遂沉滯兼下如近數日分無復

理昨服陟釐丸得下不知遂斷否了無所噉而藥得停

不知當復見弟理不獨下便長歎小蘇息更知問二奴

遮諸人何以謝之義之白

行書

得旦書至示為慰云小大多患憂念勞勞心遲見足下

未為果結力不一一王羲之白

行書

三日先疏未得去後得四日疏為慰兄書已具不復一

一羲之白

行書

鎮君昨至追尋見之悲歎不可言上下近問少慰馳情不知何似絕不得問汝得旨馳白宜豫知分春事也吾

後數日東可語期令知消息耳羲之頓首

行書

君大小佳否至此乃知重熙往覺少不得同行萬恨萬恨云出便當西念遠別何可言遲見之度今或以道

如無人往心不堪甚憶之不忘懷之無已故示知問義

之頓首

行書

知書有去縣奔赴誠意義官至也有禮制恐不必果耶

且在彼縣常以為得意宜思之耳情至故示義之白

行書

兄子發尚未有定日當送至瀾遠乖不可復言適欲遣

書會得足下一面故知示義之頓首

行書

十九日義之報近書反至也得八日書知吾甚羸敬倫
動氣發耿耿想得冷比為佳敬久佳書不一一義之報

行書

省足下前後書未嘗不憂汝欲興事他相與有深情者
不能不恨然古人云行其道忘其為身真卿今日之謂
政自當豁其胃懷然得公平正直耳未能忘已便自不
得行然此皆在足下懷願卿為復廣求於衆所悟故多
願山之高言次何能示故劣力不一義之頓首
行書
十一月七日羲之報近因千卿書想行至霜寒弟不佳
頃日了不得食至為虛劣力及數字羲之報
行書

知須臾裁便可遣取視君勢陳欲欲無出理近書至也
得十八日書為慰雨蒸比各可羊叅軍轉差也懸耿吾
髀痛劇欲不行力至患之欲不得自力數字義之白

行書

尊夫人向來復何如為何所患甚懸情念卿累息具至

義之敬問

行書

想諸舍人小大皆佳弟摧之可為懸心且得集目下比
慰多也姊累告安和梅妹大都可行袁妹極得石散力
然故不善佳疾久尚憂之想野大久恙至善分張諸懷

可云不知其期何時可果永嘉競逐者有力恐難冀得
大柿當種之篤不喜見客篤不堪煩事此自死不可化
而人理所重如此耶都江東所聚自非復弱幹所堪足
下未知之耳給領與卿同殊為過差交人士因開門以
勉待之無所復言君遠在此乃受恩來今留之明晚共
卿親集想君未便至餘姚爾羲之頓首

行書

云殷生得快罔大事數謝生書但有藥耳云彥仁或宣
城甚佳情事實宜今有所寂不得都問知卿云問故未

知西審問使人憂耿得問示信使甚數而無還者似書

疏不可得得問宜示告之知長翔田舍比鄉還當如何

候頃得音副民望甚善

行書

羲之白霧氣足下各何如長素轉佳甚耿耿冀行面遣

知問王羲之白

行書

昨得諸書今示卿想見之恐殷侯必行希望唯宜爾然

今此集信為未易卿若便西者長不可言也

行書

晴快足下各佳否長素轉佳也甚耿耿故知問具示王

義之白

行書

知尚書中郎差為慰不得吳興問懸心數吳中聞耳小
奴在此急患瘡比數發今日最微大都輕瘡耳尚小停
今在吾廐中念猶懸心小患耳所垂必須佳乃去義之

白

行書

昨方回遂舉為侍中不知卒行否云相意未許爾者為
佳比得其書云山海間民逃亡殊異永嘉乃以五百戶
去深可憂深可憂此間不得至比足下郡內云何糧運

日廣遠恐此弊不已義之報行

書

都下書云殷生議論殊異處憂之道故思同歲寒盡對

此書還力不一一行

書

廿三日義之報一日得書皆在記所不得有反轉熱卿
各佳否定何可得来遲面固不一義之報行

書

論亦不能佳體懷省無所乏然卿供給人士及使後吏
人論者亦謂太任意在世中政自不得不小俯仰同異
卿復為意此懷亦當玄同不能勉人士耳見尚書一日

遣信以具必宜有行者情事恐不可委行使耶遲還具問亦以與尚書諮懷今復遣諮吳興也

官舍佳也節氣不適可憂彼云何昨得書比佳甚慰甚慰得官奴晉寧書云平安念懸心比粗佳一目書比一民以頃情事不可不勤思自補節勤以食噉為意乃勝前者而氣力所堪不如自喪初不哭不能不有時惻愴便非所堪哀事損人故最深益知不可不豁之

行書

知足下數祖伯諸人問助慰絕不得兄子問懸念可言

此於南北旨使無理此欲歎久也羣從書皆佳道冲書
平安汝當改葬不可云勞冲遇此事或復留連體甚羸
所噉食至少年衰老羸使人深憂君甚懸情餘疾患少
差也

行書

省告足下此舉由來吾所具卿所云皆是情言然權事
慮之重則當廢情以從宜非書所悉見卿一一忽動小
行多晝夜十三四起所去多又風不差脚更腫轉欲無
理至不可勞而此書疏不自得已唯絕歎於人理耳一

妹復平昨來上下差

行書

吾涉冬節便覺風動日日增甚至去月十日至委篤事

多如去春但為輕微耳尋得小差罔爾不能轉勝流滯

進退體氣肌肉便大損憂懷甚深今尚得坐起神意為

復可耳值疾不瘳晝夜無復聊賴不知當得暫有間還

得復其寫否如今忽忽目前耳手亦惡欲不得書示令

足下知問

行書

七月十五日羲之白秋日感懷彌深得五日告甚慰晚

熱盛君比可否遲復後問僕平平力及不一一王羲之

白

行書

知君患癰何似乃爾是為疲之極也一知此事恐不可以不絕骨肉之愛無論人事也乃甚憂君君自量情歎患不以經心者一事否爾當何理耶羲之報

此信過不得熙書想其書一一也小大佳否賓轉勝皆謝之賢妹大都勝前至不欲食篤羸恒令人憂餘粗佳

阿刁近來到下上下下皆佳羲之白

行書

得書知足下且欲顧何以不進耶向與謝生書晚欲往
登停山且停山非所便故可共集謝生處登山可令他

日耶王羲之白

行書

得君書疏知徃來皆平安耳念比年下節氣至惡當令
人危幼小疾苦故爾憂勞不可言想非無他早不傷白

田耳

行書

昨得都下十七日書賊徑還蠡臺不攻譙是其反善之
誠也想殷生必得過此者猶令人憂期諸處分猶未定

羊祜軍旦夕至也遲面一一義之頓首

行書

安石定目絕令人悵然一爾恐未卒有散理憂期諸處
分猶未定懸益深念君馳情又遣從事發遣君無復坐
理交疾患何以堪此恐屬無所復厝懷即乖大小不可
言且憂君以疾他曳不易得司州書轉佳此慶慰可言
云與君數數或採藥山崖可願樂遙想而已云必欲剋
餘杭之遲期此不可言要須君旨問僕事中久宜暫東
復令白便行還便行當至剡埵上廿日後還以示政當

與君前期會耳遲此情兼二三義之報

行書

昨暮得無奕阿萬二日書諭近清和耳羌賊故在許下
自當了也桓公未有行日阿萬定吳興未復弘道近書
見與弘遠書恐卿不得久坐何如休稚玄佳不想能數
足下皆令知問矇風膠今年以晚來年其主不起首者
想或可得借乎

行書

得反又獲示知足下發動脅腫卿比疾苦甚似期一一
想消一當轉佳為何治也吾為亦劣大都復是平平隔

耳許日前後有其效何喻冀涼日晚散耳尋復知問王

羲之白

行書

羲之頓首賢女嬪斂永畢情以傷惋不能已已況足下
愍悼深至何可為心奈何奈何不能無時之痛憂卿便
深令何如患深達既往吾志多多力知問臨書惻惻王

羲之頓首

行書

知數致苦言於想時弊亦何可不耳頗得應對否吾書
來彼荅得桓護軍書云白米增運皆當停為善羲之白

行書

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誠心款著謂之累積頻頻書想至

陰寒想自勝常皇矣漢祖纂堯

此四行真書

羲之死罪荀葛各一國佐命之宗臣觀其轍迹實奇士也然荀護譏於憂卒意常恨恨謂其無弘濟之心宜被大譴諸葛經國達治吾無間然處事而無玷累獲全名於數代至於建鼎足之勢未能忘已所謂命世大才以天下為心者容得爾乎前試論意久欲呈多疾憤憤遂

忘致令送願因暇日可垂試省大期賢達興廢之道不

審謂粗得阡陌否義之死罪

行書

足下名可不得都下五日書令送謝即至想源得免豺

狼耳王羲之白

行書

羲之死罪近因周參軍白牒伏想必達此春以過時速

與深兼哀傷摧切割心情奈何奈何須臾寒節不審尊

體何如不承問以復經月馳企民疾根治滯了無差候

轉久憂深叔昨遣信自力粗白不宣備義之死罪

行書

墳墓在臨川者行欲改就吳吳中終是所歸中軍往以
還田一頃烏澤田二頃吳興想弟可還以與吾故示想
弟居意故如往言思終高也是以思同之此三頃田樂
吳舊耳云卿軍府甚多田也宜須一用心使可差次忠

良義之白

行書

增運白米行來者云必行此無所復云吾於是地甚疏
致言誠不易然太老子以在大臣之末要居時任豈可
坐視危難令便劇言於相并與殷謝書皆封示卿勿廣

宣之諸人皆謂盡當今事宜直恐不能行耳足下亦不可致苦言人之至誠故當有所回不爾坐待死亡耳當何當何義之白

行書

若治風教可弘今忠著於上義行於下雖古之逸少亦將眷然況下此者觀頃舉措君子之道盡矣今得護軍還君屈已伸時玄平須命朝有君子曉然後謂有容足地當如前者雖患九天不可階九地無所逃何論於世路萬石僕雖不敏不能期之以道義豈苟且乎若復以

此進退直是利動之徒耳所不忍為所以不為上方寬
博多通資生有十倍之覺是所委息乃有南眷情足下
謂何以密示一物豈此意為與卿共思之省已以付天
諸暨始寧屬事自可得如教丹陽意簡而理通屬所無
復逮錄之煩為佳想君不復須言謝丹陽亦云此語義
之白

行書

古之辭世者或被髮佯狂或委身穢迹可謂艱矣今僕
退身閑坐而獲遂其宿心其為桑榆豈非天賜違天不

祥頃東遊還脩治桑果今盛敷榮率諸子抱孫遊觀其
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雖植德無殊邈猶
欲教養子孫以敦厚退讓或有輕薄者令舉策教焉仿
佛萬石之風君謂此何如義之白

行書

適重熙去當與安石東遊山海并行田盡地利願養閑
暇衣食之餘欲與諸親時共歡讌雖不能興言詠銜盃
引滿語田行里故以為撫掌之資其為得意可勝言耶
可勝言耶常依陸賈班楊王孫之處甚欲希風數子老

志願盡於此也君察此當有二言否真所謂賢者志於大不肖志其小無緣見君故悉心而言以當一面義之

白

書行

數上下問如常何可得集耶念馳情未異果為結念致間不得東陽問想卿婦遂平復耳聲佳否謝之幼小頃可行華母子平安知足下故望暫還歲內何理過歲必有理不思存足下復得一叙平生當何言得卿書尋省及復但有悲慨比者且當數致年知畢必果思遲言而

不可復得此與所期後月五日遂乃剋耳還遣旨進頃
猶小差欲極遊目之娛而吏卒守之可歎丹陽花果似
小可何日得諸鄉人共賞羲之白

行書

中書郎諸人皆佳比面雖近隔殊思卿度還旦夕吾頃
胃中惡不欲食積日勿勿五六日來小差尚甚虛劣且
風大動舉體急痛何耶賴力及足下家信不能悉王羲
之白

行書

足下欲同致上虞一宿還無所廢吾初至便與長史俱

行無不可吾為卿任此聲者但此懷自不復得闕之於
時小大皆佳也度有近問不得上虞甚佳足下當能相
就不思面卿云當來何能果也遲散無喻吾復月當出
以者念示下近欲麻紙適成今付三百寫書竟訪不得
其人示之王羲之頓首

行書

省書知定疑來汝居長謂所養兒雖小要為喪主劉夫
人靈座在堂政爾遠來於禮誠不可近所以狼狽違逆
汝情他信難忍交恐有性念慮得來想慰釋奠引是以

不復思此耳若汝能割遣無益得過喪制遂來居此乃
事宜也若自量不能違哀念須吾等旦夕相喻者當來
汝當自若吾意盡此也

行書

若來大小祥當復出者殊更良昌若汝不出農當單出
汝能遣農遠行不宜皆當自詳計審日遲望而更未定
殊為悵恨不可言此乃為汝求宅謂汝來居正理軍務
何可久處而情事不得從意可歎可歎終果來居者故
當為汝求也以書示農

行書

再昔來熱如小有覺然晝故難堪知足不患之云故以
圍碁是不為患吾期爾無佳自得此熱憔悴終日未果
如何王羲之頓首

行書

羲之死罪見子卿具一一荒民及惠懷最要也殊為欣
慰唯願不倦為善承留此生當廣陵任佳此生處事以
驗海陵江間殊令人有懷也羲之死罪死罪

知足下以界內有此事便欲去縣豈有此理此縣弊久
因足下始有次第耳必無此理便當息意今敕諸處事

及縣者馳書與臺中論必釋然故遣旨信示意義之白

書行

適州將十五日告徐一癰方尺許口四寸云數日來小而差然疾源如此憂怛尚深故遣信治徐舍人書以示徐還示足下也不堪縷疑事列上告周青州視事今以當至下耶任是事宜無干身世而任事者疾患如此使人短氣義之白

書行

百姓之命到懸吾夙夜憂此時既不能開倉廩賑之因

斷酒以救民命有何不可而刑猶至此使人歎息吾復何在便可放之其罰謫之制宜嚴重可如治日每知卿

問民之主

行書

追尋前者事意豈可復得且當率日前及今時急要願慰君各保愛以俟此其末耳見君有愁緒聊以當面冬間定欲省安西如今意無前却也想君必懼賊勢可之者必進許洛無可不果凡人遇逆世豈可處之尋常以此至終故當極盡志氣庶不負所託也君此意弘定然

決在必行未復知問晴快卿轉勝向平復也猶耿耿想
上下無恙力知問不具王羲之敬問行書

紙筆精要深念兒至一物而無所出後須酬行書

王獻之札

相過終無復日悽切在心未嘗暫掇一日臨坐目想勝
風但有感慟當復如何常謂人之相得古今洞盡此處
殆無恨於懷但痛神理與此而窮耳盡此感深殆無容
處常恨况相遇之難而乖其所同省告不覺灌流既已

往矣亦復何言獻之白

行書

諸舍復何如吾家多患憂面以問慰情不知可耳承永嘉比復患下上下下諸疾患乃爾焦馳豈可懷不審今復何如嫂即平和耳貞壽不成病不鵠還慰姊意今已嘗向發分關諸懷可言殊當復憂懸婢腹痛見差不劉家疾患即差秀已還也

行書

獻之死罪授衣諸感悲情伏惟哀慕兼慟痛毒難居見徐攜并使君書承比極勝但承此函問當復大頓耳比

日憂馳無復意不審尊體云何脚及可痛氣得此哀號
何如先大惡時灸瘡特不堪此不乃為患眠食幾許使
君今地實難為識然所以為識政在此耳

行書

獻之白奉別告承安和慶慰極冷不審尊體復何如獻
之比日如復小勝因夜行忽復下如欲作癱今服藥盡
溫燥理冀當可耳然異極都不得復小失和卿惡亦不
復得妄近生冷體氣頓至此令人絕歎行有佳酒便服

行書

想彼悉佳汝復見諸女不此近下故爾耳

行書

獻之白承姑比日復小進退其爾不得一極和憂悚猶
深不審以服散未必得力耳比麟相聞故云惡懸懷使

君數得書也

行書

獻之白思戀觸事彌至獻之既欲過餘杭州將若比還
京必視之來月十左右便當發奉兄無復日比告何喻

願復盡珍重理獻之白

行書

獻之白節過歲終衆感纏心伏惟同之奉月初告承極

不平復頭眼半體痛恒惡兄告說姊故殊黃瘦憂馳可
言寒切不審尊體復何如眠食轉進不氣力漸復先耳
謹復旨告獻之故爾獻之

行書

願餘上下安和知婢日夕疏慰意育故羸懸心倪比健
也適奉永嘉去月十二日動靜故常患不寧諸女無復

消息獻之行

書

再啓夏節近感思深惟窮號崩絕不可忍處晴快不審
體中何似食敢復多少甚馳情不審諸舍復何如未復

西動靜不寧此多患反側願深寬勉故承問

思戀無往不慰省告對之悲塞未知何日復得奉見何以喻此心唯願盡珍重理遲此信反復知動靜

十二月廿七日具疏操之獻之再拜歲盡無復日感恩兼懷不自勝兄亦同之奈何奈何奉十二日告承祿安和慰馳情姊三兄諸患故爾不損憂馳晴快不審尊體並復何如遲復來告操之故平平已再服散冀得力獻之亦惡憤勿謹拜疏不具操之等再拜

衛軍猶未平和而哀勞殊未得盡消息理常以不寧僕
射得散力甚慰表解臺職不知得恕不復冠軍告懸企
書行

獻之白兄靜息應佳何以復小惡耶伏想比消息理盡
轉勝耳蔡石深是可疑事兄喜患散輒發癰勢為積乃
不易願復更思獻之唯賴消息內外極生冷而心腹中
恒無他此一事是差但疾源不除自不得佳論事當隨
宜思之也獻之姊性纏綿觸事殊當不可獻之方當長

愁耳

行書

獻之白不謂鄱陽一門艱故至此追尋悲惋益不自勝奈何奈何政坐視其滅盡使人悲熟賴子高在此不爾

無可成獻之行

書

阮新婦勉身得雄甚善散騎殊常憇也

行書

雖奉對積年可以為盡日之歡常苦不盡觸類之暢方欲與姊極當年之道以之偕老豈謂乖別至此諸懷悵塞實深當復何由日夕見姊耶俯仰悲咽實無已無已

唯當絕筆耳

行書

夏日感思兼悼切割心懷痛當奈何奈何得思道書慰
意薄熱汝比各可不吾並故諸惡勞益多多獻之白疏

行書

獻之白思戀轉不可言瞻近而未得奉見但有歎塞遲
諸信還具動靜獻之白

行書

白東告具天寶疾患問何其倉卒之子孫常欣倫早成
家以此娛上下豈謂奄失此女愍惜深至惻切心懷嬾

哀念當可為心情願不可保使人惋惋悲政常隨事豁之耳嫂先積弊復有此痛心不審不乃惡不甚以憂馳眠食復多少願遣無益盡消息理

行書

吾十一日發吳興遠達兄姊感戀無喻慶等別不可言比奉告故多患姊經感極頓憂馳益深適諮議十六日告風疾故爾反側餘可行未東動靜不寧吾宜速吳與丞別兄進猶戀罔勞亦極惡馳情二女晚生皆佳未復華姜疏比來得直疏故惡故足當視華也汝兒女並可

不行

書

廿九日獻之白昨遂不奉恨深體中復何如弟甚頓勿

勿不具獻之再拜

行書

承服腎氣丸故以為佳獻之比服黃耆甚慙平平耳亦

欲至十齋當可知

行書

得書為慰吾先夜遂大得服湯酒諸治漸相故頓極難

勞知足下便去不得面別快恨深保愛臨書增懷王獻

之

行書

玄度時往來以此為慰興公使適還數日具都下問人情所憂良可歎息諸吳數問齡前來經日極為差云仁祖欲請為軍司不知行不慕容有易賴意耶

薄冷足下沈痼已經歲月豈宜觸此寒耶人生稟氣各有攸處想示消息

行書

益部耆舊傳令送想催驅寫記耳慎不可過淹留吾去月從孫家求信次頓爾頻為亂反側錫大佳柳六惠言

錫可常餌亦覺有益耳

行書

前告先以陳事意必是更有家信未知期說見德遠書

所致人耶何可足下命耶

行書

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世

曹躡高位英雋沈下僚

行書

一月廿九日告仲宗奉世諸兒禍變無常萬門墮背哀

痛摧剥不自勝任奈何奈何及書感塞父姑告念外甥

欲問邠新婦更篤憂慮深

行書

諸女無日事懸心阮新婦何日至慰姊目下

承寇軍故爾不覺轉勝矣無所覺憂馳深汝焦悚可言

行書

可必不耳企慰此大都如常秀順至慰意順心痛委頓
焦勞諸舍不能集會深哽塞仰料靜婢自常不和知從

事甚簡致此佳也

行書

吾當託桓江州助汝吾此不辦得遣人船迎汝當具東
改枋三四吾小可者當自力無御迎汝故可得五六十
人小枋諸謝當有二便是見今當語之大理盡此信還

其白脾痛可堪而以作書絕欲不可識

行書

疾不退潛處當日深豈可以常理待之此豈常憂不審

食復何如肌色可可所堪轉勝復以此慰馳疎耳

行書

消息亦不可不恒精以經心向秋冷疾下亦應防也獻

之下斷來恒患頭項痛復小爾耳

行書

省前書故有集聚意當能果不足下小大佳不聞官前

逼遣足下甚急想以相體恕耳足下兄子以至廣州耶

常有得集理不念懸心也耳

行書

近與鐵石共書令致之想久達不得君問以復經月懸
情豈可言頃更寒不適頗有時氣君頃各可耳遲吉問
僕大都小佳然疾根聚在右髀脚重痛不得轉動左脚
又腫疾候極是不佳幸食眠意事為復可耳冀非臧病

耳

行書

知鐵石前徃快作樂諸君善處世一達於當年不復過
此僕端坐將百日為尸居解日耳不知那得一散懷何
其相思之深臨書意塞

行書

玄度何來遲深足人憂懸耶常謂有理因祠監多感足
下事甚善然所造極難想足下每思先後公豈須言親
親不已意耳安石停此過半日猶得一宿何物喻之一
十當浦送近道所以致嘆陽諸懷兒不可言且不復得
卿送有諸歎今此貪上道忽動小行多晝夜十三四起
所去多又風不差脚更腫轉欲書疏自不可已唯絕歎
於人理耳二妹復平平昨來山下差靜政當還委曲前
書具想勝常也諸人悉何如承冠軍定入計今向達都

汝奉見欣慶但恐停日不多耳慶等已至也鵝差不甚

懸心宜道尋去奴定西諸分張少言

行書

新婦服地黃湯來似減眠食尚未佳憂懸不去心君等

前所論事想必及謝生未還何爾進退不可解吾當書

問也

行書

鴨頭丸故不佳明當必集當與君相見

不審阿姨所患得差否極令懸惻想東陽諸妹當復平

安不審頃者情事漸差耶彼郡今載甚不能佳不知早

晚至當遂至郡深想望

行書

數奴此月唯省一書亦不足慰懷深悉足下情素耳

行書

七月二日獻之白孫權據有江東以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用斯可以為援而不可圖也益州天府之地

高祖因之以成帝業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西連巴

蜀東通吳會此用武之國而其不能治天所以資將軍

將軍既是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成之大國誠難至

也行書

鄱陽書停諸舍便有月未具散騎書知情至草草未發

遣奉去月問承婦等復不能差深憂慮耳

行書

獻之白不審疾得損未極憂及更能出入未前書云至

於散情嫂疾苦療得所深喜慰想必為問敬和晚際似

差耶諸舍也能向諸弟各也

行書

獻之白極熱敬惟府君此月內得書來時幾得問希此

消息極悶悶軍中復如何患膿不能潰意甚無賴君有

好藥必時復與府中多少極濟事耶

行書

承冠軍故爾不覺轉勝矣無所覺憂馳深汝焦悚可言

行書

服油得力更能停噉麪只五六日停也不至絕艱辛也

足下明當必果想即日如何深想憶

行書

近奉阿姑告知平安極慰人意獻之遂不堪暑氣力恒

惛恐是惡風大都將息近似小却

行書

白承舍內分違近豫遂就難以喻痛濟理獻之白

復面悲積蕃首以不佳耿耿僕迫動散委頓雖轉折猶

缺然發止尚以未定日冀以言首力還不復耳

還此今有書何以至不知諸舍故多患念勞以今差也得領軍書故在風丹楊書常疾動耿耿亦云得鄱陽近

書為慰丹楊疾者不果來甚悵恨

行書

得西問不寇復云何令人邑邑具示

行書

東家尚未欲下李叅軍無政日有此議能自來此方寸

無使聞上極不妙之事獻之頓首

行書

八月十九日具疏操之獻之再拜昨日諸願悉達奉奉

告慰馳心極冷不審尊體復何如操之創故不差常惡
亦故爾憤憤獻之昨來復下如欲作癰殊乏極服石的
丸冀得力謹謹不具操之等再拜

行書

獻之白不審尊體復何如昨夜眠多少願盡寬喻理憂
馳可復言若得消息者獻之白

嫂等承更惡不審頃痊復不必須散時終得力耶此藥
甚佳想姊舉體不能行履服遂差安西且無恙府君屬
有和稀久滯行路同人絕得此心故當攜其長幼詣汝

上下知彼駱驛有書示不足以慰吾意耶冬間必欲至足下所居承使君明練不謂漸有勝也君數集驟然其大都可耳吾止於月半間耶

行書

鄱陽歸鄉承脩東轉有理吾今所欲事必俟勝歡慰於懷耶吾終權宜至承今年饑饉仰唯年支都乏絕不謂乖又至於此耶吾脚尚未差極憂也

行書

獻之等再拜不審海鹽諸舍上下動靜比復常憂之姊告無他事崇虛劉道士携羣並復歸也獻之等當須向

彼謝之獻之等再拜

行書

敬祖日夕還山陰與嚴使知聞頗多歲月今屬天寒擬
適遠為當奈何奈何爾豈不令念姊遠路不能追求耳

行書

適得元直廿二日疏送白鮓令送十裏似並猶堪噉獻

之白疏

行書

獻之白奉承間近雪寒患面疼腫脚中更急痛兼少下
甚馳情轉和佳不審尊體復何如得此諸患小差不復

思何始幸能服散故鎮益久藥何以不更將之遲尋復
旨若獻之弊於淡飯飲得春風氣昏亂言故欲熱服食

酒為腹可耳獻之白

行書

得諸慰意吾故冀惡尋視汝又告未復東近動靜馳情

昨即遣行為不至耶如省

行書

廿三日獻之問得十九日書知問後何如吾故劣力不

一一王獻之問

行書

行往遲見卿懷白聞遊諸縣作令退悉念時事覽之後

復慨然行
書

五月十二日獻之白節過感懷深至念痛傷難勝得五日告知君轉勝甚慰甚慰雨過此復何如想消息日平復也謹僕近暴不佳如惡氣當時極惡賴即退耳故虛劣匆匆還不多王獻之白

行書

知祖希佳為慰慰數不得其書云至水門增深欸之

行書

思想轉深省告知君亦同如令未知面期近遠此慨可

言惟深保愛數音問尋故旨取君消息

行書

信明還東有還書願送來已令分明至著都上慰之吾
故沉頓思見之故想特能間疾得來先報之不能得自
致者旨取車王獻之答

獻之白承姊故常惡不審得春氣復何如冬馳情餘安

和至寧此故耳獻之白

行書

臣獻之言臣違遠墳墓奄冉五載罔極之思實結于中
前在郡已具陳聞爾時聖恩垂矜甚欲申其情事但以
被徵有大例故令曲成之仁不遂臣於朝職不同并急

之制今欲特乞假百日以泄私情猶復欲與中表少叙分張之懷又臣姊劉氏在於杭當暫過省若不得此不容向展伏惟天慈物通其志必蒙聽許以私上聞伏用

抵悚臣言

行書

今送梨三百晚雪殊不能佳

行書

朱長文曰張彥遠唐室三相之裔史稱其家聚書畫侔祕府今觀所錄信矣然未必皆墨迹或摸搨者多爾中間書札頗多脫誤不倫雖有改益未得善本盡

為刊正亦多聞闕疑之義也及考法帖二王書多同此者或即彥遠家所蓄或唐世別本所傳未可知也聊存其語以備後學討論彥遠博學贍辭乾符中仕至大理卿所積碑帖過人能蓄而不能學亦好事家之一歎也

寶藏三

宋歐陽脩集古錄目序并跋

集古錄目序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彊有力而不好好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蠻夷山海殺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崑崙流沙萬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生深淵採者腰絙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則下飽鮫魚金礦於山鑿深而穴遠篝火餽糧而後進其崖崩窟塞則遂葬於其中者率常數十百人其遠且難而又多死禍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

力則無不至也湯盤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
刻石與夫漢魏以來聖君賢士桓碑彝器銘詩序記下
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怪奇
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
霜兵火湮淪磨滅散棄於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
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
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
性頗嗜古凡世之人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一

其所好於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已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絕谷荒林破塚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以為集古錄以為傳寫失真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有卷帙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蓋其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錄之又以為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要別為目錄因并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後學庶益於多聞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聚久而無不散

金匱石經卷之五
何必區區於是哉子對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
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
廬陵歐陽修撰

周穆王刻石

右周穆王刻石曰吉日癸巳在今贊皇縣壇山上壇山
在縣南十三里穆天子傳云穆天子登贊皇以望臨城
置壇此山遂以為名癸巳誌其日也圖經所載如此而
又別有四望山者云是穆王所登者據穆天子傳但云

登山不言刻石然字畫亦奇怪士人謂壇山為馬蹬山以其二字形類也慶厯中宋尚書祁在鎮陽遣人於壇山摸此字而趙州守將武臣也遂命工鑿山取其字龕於州廨之壁聞者為之嗟惜也治平甲辰秋分日書

周石鼓文

右石鼓文在岐陽石鼓初不見稱於前世至唐人始盛稱之而韋應物以為周文王之鼓至宣王刻詩爾韓退之直以為宣王之鼓在今鳳翔孔子廟中鼓有十先時

散棄於野鄭餘慶置於廟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傳師
求於民間得之十鼓乃足其文可見者四百六十五磨
滅二字不可識者過半余所集錄文之古者莫先於此
然其可疑者三四今世所有漢桓帝時碑往往尚在其
去今未及千歲大書深刻而磨滅者十猶八九此鼓按
太史公年表自宣王共和元年至今嘉祐八年實千有
九百一十四年鼓文細而刻淺理豈得存此其可疑者
一也其字古而有法其言與雅頌同文而詩書所傳之

外三代文章真蹟在者惟此而已然自漢以來博古好
奇之士皆畧而不道此其可疑者二也隋氏藏書最多
其志所錄秦始皇刻石婆羅門外國書皆有而獨無石
鼓遺近錄遠不宜如此此其可疑者三也前世傳記所
載古遠奇怪之事類多虛誕而難信况傳記不載不知
韋韓二君何據而知為文宣之鼓也隋唐古今書籍粗
備豈當時猶有所見而今不見之耶然退之好古不妄
者余姑取以為信爾至於字畫亦非史籀不能作也

石按

鼓宣猷作原篇碑陰周蘭整親搨本字完原不待補行補二近見淮陰周蘭整親搨本字完原不待補

周韓城鼎銘

右原甫既得鼎韓城遺余以其銘而太常博士楊南仲能讀古文篆籀為余以今文寫之而闕其疑者原甫在長安所得古奇器物數十種亦自為先秦古器記原甫博學無所不通為余釋其銘以今文而與南仲時有不
同故并著二家所解以俟博識君子具之如左

莆陽蔡襄曰嘗觀石鼓文愛其鼓質物象形勢有遺思

焉及得原甫鼎器銘又知古之篆字或多或省或移之
左右上下惟其意之所欲然亦有工拙秦漢以來裁歸
一體故古文所見者止此惜哉治平甲辰正月莆陽蔡
襄書

周張仲器銘

右張仲器銘四其文皆同而轉注偏旁左右或異蓋古
人用字如此爾嘉祐中原甫在長安獲二古器於藍田
形制皆同有蓋而上下有銘甚矣古人之為慮遠也知

夫物必有弊而百世之後埋沒零落幸其一在尚冀或傳爾不然何丁寧重複若此之煩也詩六月之卒章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蓋周宣王時人也距今實千九百餘年而二器始復出原甫藏其器余錄其文蓋仲與吾二人者相期於二千年之間可謂遠矣方仲之作斯器也豈必期吾二人者哉蓋久而必有相得者物之常理爾是以君子之於道不汲汲而志常在於遠大也原甫在長安得古器數十作先秦古器記而張仲之器其銘

文五十有一其可識者四十一具之如左其餘以竢博學君子

秦二世詔

右秦二世詔李斯篆天下之事固有出於不幸苟有可用於世不必皆聖賢之作也蚩尤作五兵紂作漆器不以二人之惡而廢萬世之利也小篆之法出於李斯斯之相秦焚棄典籍遂滅先王之法而至已之所作則為萬世不朽之計何其愚哉按史記始皇帝行天下凡六

刻石及二世立又刻詔書於其傍今皆亡矣獨泰山頂上此詔僅存數十字耳今俗傳嶧山碑者史記不載其字特大不類泰山存者其本出於徐鉉又有別本出於夏竦家自唐封演已言嶧山碑非真而杜甫直謂叢木篆刻耳余友人江休復宦於奉符常自至泰山頂上視秦所刻石處云石頑不可鐫鑿不知當時何以刻也其四面皆石無草木而野火不及故能若此之久也然風雨所剥其存者僅此數十字而已休復字鄰幾

復流落於人間太宗皇帝時購募所得集以為十卷俾模傳之數以分賜近臣今公卿家所有法帖是也然獨蘭亭真本亡矣故不得列於法帖以傳今予所得皆人家舊所藏者雖筆畫不同聊並列之以見其各有所得至於真偽優劣覽者當自擇焉其前本流俗所傳不記其所得其二得於殿中丞王廣淵其三得於故相王沂公家又有別本在定州民家各自有石較其本纖毫不異故不復錄其四得於三司蔡給事君謨世所傳本不

出乎此其或尚有所未傳更俟博采

晉黃庭經

永和十二年

右黃庭經二篇皆不著書人姓名余初得後本已愛其
字不俗遂錄之既而又得前本於殿中丞裴造造好古
君子也自言家藏此本數世矣與其藏於家不若附見
予之集錄可以傳之不朽也余因以舊本較其優劣而
並存之使覽者得以自擇焉世傳王羲之嘗寫黃庭經
此豈其遺法歟

晉十八家法帖

右世傳十八帖者實二十五帖蓋書者實十八家爾而流俗又自有羲之十八帖然皆出於官法帖也太宗皇帝時嘗遣使者天下購募前賢真蹟集以為法帖十卷鏤板而藏之每有大臣進登二府者則賜以一本其後不賜或傳板本在御書院徃時禁中火災板被焚遂不復賜或云板今在但不賜爾故人間尤以官法帖為難得此十八家者蓋官法帖之尤精者也余得自薛公期

云是家藏舊本頗真今世人所有皆轉相傳摸者也

晉王獻之法帖

歲月未詳

右王獻之法帖余嘗喜覽魏晉以來筆墨遺蹟而想前人之高致也所謂法帖者其事率皆弔哀候病叙睽離通訊問施於家人朋友之間不過數行而已蓋其初非用意而逸筆餘興淋漓揮灑或妍或醜百態橫生披卷發函爛然在目使人驟見驚絕徐而視之其意態愈無窮盡故使後世得之以為奇翫而想見其人也至於高

文大冊何嘗用此而今人不然至或棄百事弊精疲力
以學書為事業用此終老而窮年者是真可笑也治平
甲辰秋社日書

晉賢法帖

右晉賢法帖太宗皇帝萬機之餘留神翰墨嘗詔天下
購募鍾王真蹟集為法帖十卷模刻以賜羣臣往時故
相劉公沆在長沙以官法帖鏤版遂布於人間後有尚
書郎潘師旦者又擇其尤妙者別為卷第與劉氏本並

行至余集錄古文不敢輒以官本參入私集遂於師旦所傳又取其尤者散入錄中俾夫啓帙披卷者時一得之把翫欣然所以忘勸也

治平元年五月一日

梁智藏法師碑

普通三年

右梁智藏法師碑梁湘東王蕭繹撰銘新安太守蕭幾作叙尚書殿中郎蕭挹書世號三蕭碑法師姓顧幾挹皆稱弟子衰世之弊遂至於斯余集古錄而不忍遽棄者以其字畫粗佳捨短取長云爾

嘉祐八年五月晦日

梁瘞鶴銘 普通四年

右瘞鶴銘題云華陽真逸撰刻於焦山之足常為江水
所沒好事者俟水落時摸拓而傳之徃徃祇得其數字
云鶴壽不知其幾而已世以其難得尤以為奇惟余所
得六百餘字獨為多也按潤州圖經以為王羲之書字
亦奇特然不類羲之筆法而類顏魯公不知何人書也
華陽真逸是顧况道號今不敢遂以為况者碑無年月
不知何時疑前後有人同斯號者也

瘞鶴銘實普通四年陶弘景書疑王

逸少顧況皆非也詳載東觀餘論子每過京口恨不一見隆慶戊辰春留京口月餘愛金焦堆藍凝黛屹立江中日一登遊抱千古之慨詳詢瘞鶴銘有三詔洞山足間崩裂墮江中手摹得四十字有古篆籀氣雖積筆成塚莫能得一結構之妙耳

陳僧智永千文二跋

歲月未詳

右千字文今流俗多傳此本為浮屠智永書考其字畫時時有筆法不類者雜於其間疑其石有亡缺後人妄補足之雖識者覽之可以自擇然終汨其真遂去其二百六十五字其文既無所取而世復多有所佳者字爾

故輒去其偽者不以文不足為嫌也蔡君謨今世知書者猶云未能盡去也

梁書言武帝得王羲之所書千字命周興嗣以韻次之今官法帖有漢章帝所書百餘字其言有海鹹河淡之類蓋前世學書者多為此語不獨始於羲之也嘉祐八年十月十八日書

陳張慧湛墓誌

右陳張慧湛墓誌銘不著書撰人名氏陳隋之間字書

之法極於精妙而文章類壞至於鄙俚豈其時俗弊薄
士遺其本而逐其末乎余家集錄所見頗多自開皇仁
壽而後至唐高宗已前碑碣所刻往往不減歐虞而多
不著名氏如鉗耳君清德頌或有名而其人不顯如丁
道護之類不可勝數也慧湛陳人至唐太宗時始改葬
爾其銘刻字畫遒勁有法翫之忘倦惜乎不知為何人
書也治平元年四月晦日書

後漢豪長蔡君頌碑

光緒四年

石漢橐長蔡君頌碑在鎮府故天章閣待制楊旼嘗為
余言漢時隸書在者此為最佳旼自言平生惟學此字
余不甚識隸書因旼言遽遣人之常山求得之遂入於
錄

後漢秦君碑首

熹平中

石漢秦君碑首題云漢故南陽太守秦君之碑秦君不
知為何人碑在南陽界中字已磨滅不可識獨其碑首
字大僅存其筆畫頗奇偉蔡君謨甚愛之

後漢殘碑

歲月未詳

右漢殘碑不知為何人所存者纔三十二字不復成文
惟云高字幼知其名高又云漢中興後知其為後漢時
人而隸字在者甚完體質淳勁非漢人莫能為也故錄
之

後魏神龜造碑像記

正光元年

右神龜造碑像記魏神龜三年立余所集錄自隋以前
碑誌皆未嘗輒棄者以其時有所取於其間也然患其

文辭鄙淺又多言浮屠然獨其字畫徃徃工妙惟後魏
北齊差劣而又字法多異不知其何從而得之遂與諸
家相戾亦意其夷狄昧於學問而所傳訛謬爾然錄之
以資廣覽也此碑字畫時時遒勁尤可佳也神龜孝明
年號按魏書神龜三年七月辛卯改元正光而此碑是
月十五日立不知辛卯是其月何日也當俟治歷者推
之嘉祐八年七月十一日書

後魏魯孔子廟碑

興和三年

右魯孔子廟碑後魏北齊時書多若此筆畫不甚佳然亦不俗而往往相類疑其一時所傳當自有法又其點畫多異故錄之以脩廣覽

唐孔子廟堂碑

武德九年

右孔子廟堂碑虞世南撰并書予為童兒時嘗得此碑以學書當時刻畫完好後二十餘年復得斯本則殘缺如此因感夫物之終弊雖金石之堅不能以自久於是始欲集錄前世之遺文而藏之殆今蓋十有八年而得

千卷可謂富哉

隋蒙州普光寺碑

仁壽元年

右蒙州普光寺碑蒙州者漢南陽郡之育陽縣也應劭曰育水出弘農盧氏南入於沔故後人於育加水為洧陽西魏置蒙州隋仁壽中改為洧州又為洧陽郡唐為縣屬金州碑仁壽元年建猶曰蒙州既而遂改洧州矣碑無書撰人名氏而筆畫適美翫之忘倦蓋開皇仁壽以來碑碣字書多妙而徃徃不著名氏惟丁道護所書

常自著之然碑石在者尤少余每與蔡君謨惜之自大業已後率更與虞世南書始盛既接於唐遂大顯矣治平元年正月七日書

隋丁道護啓法寺碑

仁壽二年

右啓法寺碑丁道護書蔡君謨云此書兼後魏遺法與楊家本微異隋唐之交善書者衆皆出一法道護所得最多楊本開皇六年去此十七年書當益老亦稍縱也蔡君謨博學君子也於書尤稱精鑒予所藏書未有不

更其品目者其謂道護所書如此隋之晚年書學尤盛
吾家率更與虞世南皆當時人也後顯於唐遂為絕筆
余所集錄開皇仁壽大業時碑頗多其筆畫率皆精勁
而徃徃不著名氏每執卷惘然為之嘆息惟道護能自
著之然碑刻在者尤少余家集錄十卷止有此爾有太
學官楊褒者喜收書獨得其所書興國寺碑是梁正明
中人所藏君謨所謂楊家本者是也欲求其本而不知
碑所在然不難得則不足為佳物古人亦云百不為多

一不為少者正謂此也治平二年立春後一日太廟齋

宮書

唐九成宮醴泉銘

貞觀六年

右九成宮醴泉銘唐秘書監魏徵撰歐陽率更書九成宮即隋仁壽宮也太宗避暑於宮中而乏水以杖掘地得水而甘因名醴泉焉

唐龍興宮碧落碑

咸亨元年

右碧落碑在絳州龍興宮宮有碧落尊像篆文刻其背

故世傳為碧落碑據李璿之以為陳惟玉書李漢以為黃公譔書莫知孰是洛中紀異云碑文成而未刻有二道士來請刻之閉戶三日不聞人聲人怪而破戶有白鴿飛去而篆刻宛然此說尤怪世多不信也碑文言有唐五十三祀龍集敦牂乃高宗總章三年歲在庚午也又云哀子李訓誼譔為妣妃造石像按唐書韓王元嘉有子訓誼譔而無譔又有幼子訥元嘉以則天垂拱四年見殺在總章三年立後十八年有子訥不足怪

而不應無謀蓋史官之闕也嘉祐八年十月四日書

唐崔敬嗣碑

景龍二年

右唐崔敬嗣碑胡皓撰郭謙光書崔氏為唐名族而敬
嗣不顯皓為昭文館學士然亦無聞其事實文辭皆不
足多采而余錄之者以謙光書也其字畫筆法不減韓
蔡李史四家而名獨不著此余屢以為歎也治平元年
七月三十日書

唐有道先生葉公碑

開元五年

右有道先生葉公碑李邕撰并書余集古所錄李邕書
頗多最後得此碑於蔡君謨君謨善論書為余言邕之
所書此最為佳也

唐西嶽大洞張尊師碑

開元十四年

右西嶽大洞張尊師碑王延齡撰李慈書尊師名敬忠
其事迹余無所取所錄者以慈書爾慈之書兼虞褚而
迺麗可喜然不知為何人以其書當時未必不見稱於
世蓋唐人善書者多遂不得獨擅既又無他可稱遂至

泯然於後世以余集錄之博慈所書碑祇得此爾尤為可惜也治平元年七月廿日書

唐蔡有鄰盧舍那珉像碑

開元十六年

右盧舍那珉像碑蔡有鄰書在定州唐世名能八分者四家韓擇木史惟則世傳而李潮及有鄰時為難得慶厯中今昭文韓公在定州為余得此本予所集錄自非衆君子共成之不能若此之多也

唐裴大智碑

開元二十九年

右裴大智碑李邕撰蕭誠書誠以書知名當時今碑刻
傳於世者頗少余集錄所得纔數本爾以余之博采而
得者止此故知其不多也然字畫筆法多不同疑摸刻
之有工拙惟此碑及獨孤冊碑字體同而最佳冊碑在
襄陽而不完可惜也二碑皆李邕撰而誠書治平元年
清明後一日書

唐安公美政頌

開元二十九年

右安公美政頌房璘妻高氏書安公者名庭堅其事蹟

非奇而文辭亦匪佳作惟其筆畫適麗不類婦人所書
余所集錄亦已博矣而婦人之筆著於金石者高氏一
人而已然余常與蔡君謨論書以謂書之盛莫盛於唐
書之廢莫廢於今余之所錄如于頔高駢下至陳游瓌
等書皆有蓋唐之武夫悍將暨楷書手輩字皆可愛今
文儒之盛其書屈指可數者無三四人非皆不能蓋忽
不為爾唐人書見於今而名不知於當時者如張師邱
繆師愈之類蓋又不可勝數也非余錄之則將遂泯然

於後世矣余於集古不為無益也夫治平元年正月十三日書

唐石壁寺鐵彌勒像

頌開元二十九年

右太原府交城縣石壁寺鐵彌勒像頌者林鶚撰叅軍房璘妻高氏書余所集錄古文自周秦以下訖于顯德凡為十卷唐居其十七八其名臣顯達下至山林幽隱之士所書莫不皆有而婦人之書惟此高氏一人爾然其所書刻石存於今者惟此頌與安公美政頌爾二碑

筆畫字體遠不相類殆非一人之書疑摹刻不同亦不應相遠如此又疑好事者寓名以為奇也識者當為辨之治平元年端午日書

唐美原夫子廟碑

天寶八年

右美原夫子廟碑縣令王岳字山甫撰并書碑不知在何縣岳天寶時人字畫奇怪初無筆法而老逸不羈時有可愛故不忍棄之蓋書流之狂士也文字之學傳自三代以來其體隨時變易轉相祖習遂以名家亦烏有

定法耶至魏晉以後漸分真草而羲獻父子為一時所
尚後世言書者非此二人則皆不為法其藝誠為精絕
然謂必為法則初何所據所謂天下孰知夫正法哉
書固自放於怪逸矣聊存之以備博覽治平元年八月
十一日書

唐鄭預注多心經

天寶九年

右鄭預注多心經不著書人名氏疑預自書蓋開元天
寶之間書體類此者數家如擣練石韓公井記洛祠志

皆一體而皆不見名氏此經字體不減三記而注尤精勁蓋他處未嘗有故錄之而不忍棄矧釋氏之書因字而見錄者多矣余每著其所以錄之之意覽者可以察也治平元年夏至日大熱翫此以忘暑因書

唐龍興寺七祖堂頌

天寶十年

右龍興寺七祖堂頌陳章甫撰胡霈然書霈然筆法雖未至而媚熟可喜今上黨佛寺畫壁有霈然所書多為流俗取去匣而藏之以為奇翫余數數於人家見之其

墨蹟尤工非石刻比也

唐徐浩玄隱塔銘

天寶十一年

右玄隱塔銘徐浩撰并書嗚呼物有幸不幸者視其所託與其所遭如何爾詩書遭秦不免煨燼而浮屠老子以託於字畫之善遂見珍藏余於集錄屢誌此言蓋慮後世以余為惑於邪說者也比見當世知名士方少壯時力排異說及老病畏死則歸心釋老反恨得之晚者徃徃如此也可勝歎哉

福州永泰縣無名篆

歲月未詳

右無名篆在福州永泰縣觀音院後山上世俗多傳以
為仙篆太常博士黃孝立閩人也嘗為余言其山無名
而甚高峻石皆頑無復鐫刻之迹如人以手指畫泥而
成文文隨圓石之形環布之如車輪循環莫知其首尾
又言孝立嘗至廣州見南番人以夷法事天日夕焚香
拜金書字號為天篆者正類此然不能曉也今人亦有
以道家之言譯之者曰勤道守三一中有不死術亦莫

知其是非也

唐顏真卿帖

大歷中

右蔡明遠帖寒食帖附皆顏魯公書魯公後帖流俗多傳謂之寒食帖其印文曰忠孝之家者錢文僖公自號也希聖錢公字也又曰化鶴之系者丁鶴相印也潤州觀察使者錢惟濟也

唐顏真卿書殘碑

大歷十三年

予謂顏公書如忠臣烈士道德君子其端嚴尊重人初

見而畏之然愈久而愈可愛也其見寶於世者不必多然雖多而不厭也故雖其殘缺不忍棄之

唐顏真卿麻姑仙壇記

大歷六年

右麻姑壇記顏真卿撰并書顏公忠義之節皎如日月其為人尊嚴剛勁象其筆畫而不免惑於神仙之說釋老之為斯民患也深夫

唐顏真卿小字麻姑仙壇記

大歷十年

右小字麻姑壇記顏真卿撰并書或疑非魯公書魯公

喜書大字余家所藏顏氏碑最多未嘗有小字者惟干
祿字書法最為小字而其體法與此記不同蓋干祿之
注持重舒和而不局蹙此記適峻緊結尤為精悍此所
以或者疑之也余初亦頗以為惑及把翫久之筆畫巨
細皆有法愈看愈佳然後知非魯公不能書也故聊誌
之以釋疑者治平元年二月六日書

唐顏真卿射堂記

大歷十二年

石射堂記顏真卿書魯公在湖州所書刻于石者余家

集錄多得之惟放生池碑字畫完好如干祿字書之類
今已殘闕每為之歎息若射堂記者最後得之今僕射
相公筆法精妙為余稱顏氏書射堂記最佳遂以此本
遺余以余家素所藏諸書較之惟張敬因碑與斯記為
尤精勁惜其皆殘闕也

唐顏真卿書干祿字樣模本

大歷元年

右干祿字樣模本顏真卿書楊漢公模真卿所書乃大
歷九年刻石至開成中遽已訛缺漢公以為工人用為

衣食之業故模多而速損者非也蓋公筆法為世楷模而字書辨正譌謬尤為學者所資故當時盛傳於世所以模多爾豈止工人為衣食業耶今世人所傳乃漢公模本而大厯真本以不完遂不復傳若顏公真蹟今世在者得其零落之餘藏之足以為寶豈問其完不完也故余并錄二本並藏之亦欲俾覽者知模本之多失真也

唐玄靜先生碑

大厯七年

右玄靜先生碑柳識撰張從申書李陽冰篆額唐世工書之士多故以書知名者難自非有以過人者不能也然而張從申以書得名於當時者何也從申每所書碑李陽冰多為之篆額時人必稱為二絕其為世所重如此余以集錄古文閱書既多故雖不能書而稱識字法從申所書棄者多矣而時錄其一二者以名取之也夫非衆人之所稱任獨見以自信君子於是慎之故特錄之以待知者

唐滑州新驛記

大厯九年

右新驛記李陽冰篆碑在今滑州驛中其陰有銘曰斯
去千載冰生唐時冰今又去後來者誰後千年有人吾
不知之後千年無人當盡於斯嗚呼郡人為吾寶之不
知作者為誰然賈耽嘗為李騰序說文字源盛稱陽冰
此記耽為滑州刺史因見斯記而稱之耳陽冰所書世
固多有可愛者不獨斯記也嘉祐八年十二月二十六
日書

唐杜濟墓誌銘

大歷十二年

右杜濟墓誌銘但云顏真卿撰而不云書然其筆法非魯公不能為也蓋世頗以為非顏氏書更俟識者辨之

唐杜濟神道碑

大歷十二年

右杜濟神道碑顏真卿撰并書藝之至者如庖丁之刃輪扁之斲無不中也顏魯公之書刻於石者多矣而有精有粗雖他人皆莫可及然在其一家自有優劣余意傳模鐫刻之有工拙也而此碑字畫遒勁豈傳刻不失

其真者皆若是歟碑已殘缺銓次不能成文第錄其字
法爾嘉祐八年中元假日書

唐僧懷素法帖

大歷十二年

右懷素唐僧字藏真特以草書擅名當時而尤見珍於
今世予嘗謂法帖者乃魏晉時人施於家人朋友其逸
筆餘興初非用意而自然可喜後人乃棄百事而以學
書為事業至終老而窮年疲弊精神而不以為苦者是
真可笑也懷素之徒是矣治平元年八月八日書

唐興唐寺石經藏讚興元中

右興唐寺石經藏讚皆其作者自書而八分者數家惟蔡有鄰著其姓氏有鄰名重當時杜甫嘗稱之於詩其為阮咸所書小字與三代器銘何異可謂名實相稱也余家集錄有鄰書頗多皆不若此讚故尤寶之余初不識書因集古著錄所閱既多遂稍識之然則人其可不勉強於學也治平元年三月晦日書

唐辨正禪師塔院記貞元中

石辨正禪師塔院記徐峴書誠能行筆而少意思也往時石曼卿屢稱峴書曼卿多得顏柳筆其書與峴不類而遠過之不知何故喜峴書也余當曼卿在時猶未見峴書但聞其所稱曼卿歿已久始得此書遂錄之爾

唐虞城李令去思頌

元和四年

右虞城李令去思頌李白撰文王道篆唐世以書自名者多而小篆之學不數家自陽冰獨擅後無繼者其前惟有碧落碑而不見名氏道開元天寶時人在陽冰前

而相去不遠然當時不甚知名雖字畫不為工而一時
未有及者所書篆字惟有此爾世亦罕傳余以集錄求
之勤且博僅得此爾今世以小篆名家如那不疑楊南
仲章友直問之皆云未嘗見也治平元年二月七日書

唐陽公舊隱碣

元和中

右陽公舊隱碣胡証撰黎燭書李靈省篆額唐世篆法
自李陽冰後寂然未有顯於當時而能自名家者靈省
所書陽公碣筆畫甚可佳既不顯聞於時亦不見於他

處以余家所藏之博而見於錄者惟此雖未為絕筆亦可惜哉嗚呼士有負其能而不為人所知者可勝道哉

唐辨石鍾山記

太和元年

石辨石鍾山記并善權寺詩遊靈巖記附覽三子之文皆有幽人之思迹其風尚想見其人至於書畫亦皆可喜蓋自唐以前賢傑之士莫不工於字書其殘篇斷藁為世所寶傳於今者何可勝數彼其事業超然高真不當留精於此小藝豈其習俗承流家為常事抑學者猶

有師法而後世媮薄漸趨苟簡久而遂至於廢絕歟今士大夫務以遠自高忽書為不足學往往僅能執筆而間有以書自名者世亦不甚知為貴也至於荒林敗塚時得埋沒之餘皆前世碌碌無名子然其筆畫有法往往今人不及茲甚可歎也石鍾山記字畫在二者間頗為劣而亦不為俗態皆忘憂之佳翫也

唐高重碑

會昌四年

右高重碑元裕撰柳公權書唐世碑刻顏柳二公書尤

多而字體筆畫往往不同雖其意趣或出於臨時而亦
繫於模勒之工拙然其大法則常在也此碑字畫鋒力
俱完故特為佳矧其墨蹟想宜如何也治平元年正月
二十五日書

唐于僧翰尊勝經

咸通五年

右尊勝經于僧翰書僧翰筆畫雖適勁然失分隸之法
遠矣所以錄者亦自成一家而為流俗所貴故聊著之
庶知博采之不遺爾

唐鄭澣陰符經序

開成二年

右陰符經序鄭澣撰柳公權書唐世碑碣顏柳二家書最多而筆法往往不同雖其意趣或出於臨時而模勒鐫刻亦有工拙公權書高重碑余特愛模者不失其真而鋒鏑皆在至陰符經序則蔡君謨以為柳書之最精者云善藏筆鋒與余之說正相反然君謨書擅當世其論必精故為誌之治平元年二月六日書

小字法帖

歲月未詳

右小字法帖者近時有尚書郎潘師旦者以官法帖私自模刻於家為別本以行於世余因分以為類散入集錄諸秩而程邈衛夫人鍾繇王廙宋儋皆以小字為一類於此余嘗辨鍾繇賀捷表為非真而此帖字畫筆法皆不同傳摸不能不失本體以此真偽尤為難辨也治平元年七月三十日書

唐歐陽詢臨帖

歲月未詳

右率更臨帖吾家率更蘭臺世有清德其筆法精妙乃

其餘事豈止士人模楷雖海外夷狄皆知為貴而後裔所宜勉旃庶幾不殞其美也

唐湖州石記

歲月未詳

右湖州石記文字殘缺其存者僅可識讀考其所記不可詳也惟其筆畫奇偉非顏魯公不能書也公忠義之節明若日月而堅若金石自可以光後世傳無窮不待其書然後不朽然公所至必有遺蹟故今處處有之唐人筆蹟見於今者惟公為最多視其鉅書深刻或托於

山崖其用意未嘗不為無窮計也蓋亦有趣好所樂爾
其在湖州所書為世所傳者惟干祿字放生池碑尚多
見於人家而干祿字書乃楊漢公摹本其真本以訛缺
遂不復傳獨余集錄有之惟好古之士知前人用意之
深則其堙沉磨滅之餘尤為可惜者也

唐重摹吳季子墓銘

歲月未詳

右吳季子墓銘自前世相傳以為孔子所書據張從紳
記云舊石堙滅開元中玄宗命殷仲容模搨其書以傳

然則開元之前已有本矣至大厯中蕭定又刊於石則轉相傳模失其真遠矣按孔子平生未嘗至吳以史記世家考之其厯聘諸侯南不踰楚推其歲月蹤跡未嘗過吳不得親銘李子之墓又其字特大非古簡牘所容第以其名傳之久不可遽廢故錄之以俟博識君子

唐人臨帖

歲月未詳

右唐人所臨諸家法帖一卷其前數帖類真卿所書蓋其筆畫精勁他人未易臻此按唐書言褚無量嘗請以

當時所藏奇書名畫命宰相以下跋尾而玄宗不許此
乃有宋璟等列名於後又頗有訛謬豈後人妄增加之
也然要為可觀何必窮較其真偽今流俗所傳鍾王遺
迹多不同然時時各有所得故雖小小轉寫失真不害
為佳物由是悉取前後所得諸家法帖分入集錄蓋以
資博覽云

唐遺教經

歲月未詳

右遺教經相傳云羲之書偽也蓋唐氏寫經手所書爾

唐時佛書今存者大抵書體皆類此第其精粗不同爾
近有得唐人所書經題其一云薛稷一云僧行敦書者
皆與二人他所書不類而與此頗同即知寫經手所書
也然其字亦可愛故錄之蓋今世士大夫筆畫能髣髴
乎此者鮮矣

唐流盃亭侍宴詩

久視元年

右流盃亭侍宴詩者唐武后久視元年幸臨汝陽留宴
羣臣應制詩也李嶠序殷仲容書開元十年汝水壞亭

碑遂沉廢至正元中刺史陸長源以為嶠之文仲容之書絕代之寶也乃復立碑造亭又自為記刻其碑陰武氏亂唐毒流天下其遺蹟宜為唐人所棄而長源當時號稱賢者乃獨區區於此何哉然予今又錄之蓋亦以仲容之書可惜是以君子患乎多愛

唐獨孤府君碑

歲月未詳

右獨孤府君碑李邕撰蕭誠書碑在峴山亭下余自夷陵徙乾德令常登峴山讀此碑為四面而一面字完人

家多有之而余所得蓋二面也故其一面頗有訛缺也
蕭誠書世數數有之而此尤佳者也

五代楊凝式題名

建中四年

右楊凝式題名并李西臺詩附自唐亡道喪四海困於
兵戈及聖宋興天下復歸於治蓋百有五十餘年而五
代之際有楊少師建隆以後稱李西臺二人者筆法不
同而書名皆為一時之絕故並錄於此

五代王文秉小篆千字文

天福六年

右小篆十字文者江南人王文秉書其後題云大唐庚申歲者建隆元年也偽唐李煜自周師取淮南畫江為界以稱臣遂削去年號奉周正朔然世宗特許其稱帝故文秉猶稱唐而不書年號直書庚申歲也文秉在江南篆書遠過徐鉉而鉉以文學名重當時文秉人罕知者學者皆云鉉筆雖未工而有字學一點一畫皆有法也文秉所書獨余集錄屢得之此本得於太學楊南仲紫陽石磬銘者張獻撰亦文秉書也

五代郭忠恕小字說文字源

歲月未詳

右小字說文字源郭忠恕書忠恕者五代漢周之際為
相陰公從事及事皇朝其事見實錄頗奇怪世人但知
有小篆而不知其楷法尤精然其楷字亦不見刻石者
蓋惟有此耳故尤可惜也五代干戈之際學校廢是謂
君子道消之時然猶有如忠恕者國家為國百年天下
無事儒學盛矣獨於字書忽廢幾於中絕今求如忠恕
小楷不可得也故予每與君謨歎息於此也石在徐州

嘉祐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書

五代郭忠恕書陰符經

歲月未詳

右陰符經郭忠恕書篆法自唐李陽冰後未有臻於斯者近時頗有學者曾未得其髣髴也實錄言忠恕死時甚怪豈亦異人乎其楷書尤精也嘉祐六年九月十五日宴後歇泊暇偶覽因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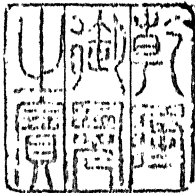
南唐徐鉉雙溪院記

歲月未詳

右雙溪院記徐鉉書鉉與其弟錯皆能八分小篆而筆

法頗少力其在江南皆以文翰知名號二徐為學者所宗蓋五代干戈之亂儒學道喪而二君能自奮然為當時名臣而中國既苦於兵四方僭偽割裂皆逼迫擾攘不暇獨江南粗有文物而二君者優游其間及宋興違命侯來朝二徐得為王臣中朝人士皆傾慕其風采蓋亦有以過人者故特錄其書爾若小篆則與鉉同時有王文秉者其筆甚精勁然其人無足稱也治平元年上元日書

朱長文曰永叔於慶厯嘉祐間為天下儒宗厯諫垣
外內制力足以充其所好故多所裒集余常恨不得
游目於其間雖好與之並而力輒如毛不足以取若
窮者之思珍膳終莫致焉集古跋固多不能全錄取
其議論及書者錄之



墨池編卷五